

田野與文獻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田野考察筆記

胡志明市立美術館原屋主黃文華家族越南發展史初探

• 陳碧純

福建神明佑香江——香港福建移民的廟宇、網絡與祖廟意識

• 簡瑛欣

消失村落的重聚——香港薄扶林道西國大王的盂蘭勝會

• 陳康言

活動消息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成員單位：**

中山大學歷史系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江西師範大學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廈門大學歷史系

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

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所

**編輯委員會：**馬木池、張兆和、陳春聲、程美寶、廖迪生、劉志偉、蔡志祥

**執行編輯：**黃永豪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季刊） 第八十二期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合編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出版

出版日期：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五日

香港科技大學出版技術中心 印製

ISSN: 1990-9020

**通訊地址：**

香港 九龍 清水灣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Editorial Office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 23588939 傳真：(852) 31758145

電子郵箱 (E-mail address): schina@ust.hk

網頁 (Web Site): <http://schina.ust.hk>

# 胡志明市立美術館原屋主黃文華家族越南發展史初探

陳碧純

臺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 一、前言

胡志明市立美術館（Bảo tàng Mỹ thuật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座落於胡志明市一郡，原為西貢華人首富 Hui Bon Hoa 家族的宅邸，該址登記為 Société Immobilière Hui-Bon-Hoa (SIHBH) 即「黃文華置業公司」<sup>1</sup>。1987 年胡志明市立美術館成立，1992 年正式對外開放，作為展覽美術作品之用。該大宅由法國建築師設計，為巴洛克式建築，其內有近百間房間，並且設有西貢首座電梯。

親眼看到這座老宅的風情時，發現美術館大樓的屋簷下兼具採光與裝飾性的牛眼窗（Oeil-de-boeuf）的窗花圖案竟是篆書「福、祿、壽、康、寧」五字，建築師在西式窗花上巧妙地加入中國風的元素，令人讚嘆。「福壽康寧」四字加上了一個「祿」字，可見商人之家，十分注重財運。

西貢首富 Hui Bon Hoa 究竟是誰？有旅遊書將 Hui Bon Hoa 譯成「許本華」。<sup>2</sup>但我遍查網路資料及與越南華人相關的書籍，並且請教研究越南的學者，無人知曉「許本華」為何人，所以這個譯名有再確認的必要。據越南老華僑指出，越南人尊稱為 Chú Hòa（華叔）的人就是黃仲訓。但據筆者的考證，黃仲訓的父親為黃文華，他於 1887 年在西貢入籍法國，法國人依黃文華故鄉（廈門文灶村）的方言發音，將其名字譯為 Hui Bon Hoa，作為其入籍後的法文姓名，Hui Bon Hoa 遂成為其家族的法文姓氏。越南人習慣在稱謂語之後，加上名字的最後一個字合成為越式稱謂，因尊稱黃文華先生為 Chú（叔），再加上其名字的最後一個字 Hòa（華），因此，Chú Hòa 即是華叔。黃仲訓法文名為 Tang-Hung Hui Bon Hoa，亦被越南人尊稱為 Chú Hòa，而黃家大宅則被稱之為「Nhà Chú Hòa」。所以，我可以確定 Hui Bon Hoa 最早指的是黃仲訓之父親黃文華。

本文試以黃文華在越南的發跡、黃文華家族最主要的二大事業，及其對越南的貢獻等內容，來論述黃文華家族在越南所建立的事業，希望藉此瞭解，百年前華人家族在越南的興起及對越南的貢獻。

黃文華家族史料難覓。諸多有關其家族與個人的相關資料，似乎都是依口傳資料，再加以筆記，因而許多資料標示不清或錯誤。有關該家族的相關文章，在網路上僅找到二篇由黃文華家族成員所寫的文章：（1）Eddie Hui Bon Hoa 在 2007 年前往胡志明市參訪胡志明市立美術館的後記<sup>3</sup>；（2）Odette Hui Bon Hoa 相關的文章記錄法國科西嘉島上的一條以 Hui Bon Hoa 命名的道路 l'avenue Hui Bon Hoa。<sup>4</sup>筆者參考日文、法文、中文、越文的書籍，並以網路資料加以佐證，再加上黃文華之曾孫黃元仁（Fernand Hui Bon Hoa）先生<sup>5</sup>所提供之資料及訪談內容，和安東·奧格里亞斯特（Antoine Ogliaastro）先生之孫伯納德·奧格里亞斯特（Bernard Ogliaastro）先生根據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海外文件及該家族保存的檔案所撰之手稿，得以連結所有的故事的脈絡，以完成此文。

## 二、黃文華家族在越南的發跡

據黃元仁先生的訪談，黃家家族沒有記錄黃文華及黃仲訓兄弟等人的事蹟，在他出生前一年，黃仲讚先生就已經過世了，他是第四代。現在黃家第四代九十歲以上的兄弟姐妹都不在了，他僅能提供自己的記憶做為參考。

黃文華，又名秀榮，號晴岩，生於 1845 年，原籍福建南安，其父遷居廈門禾山文灶村，20 歲時到西貢，白手起家成為旅越著名華僑，曾得「一品封典」，許「納粟太學」，加「中書科中書銜」，所以其夫人又稱為一品夫人。<sup>6</sup>

黃文華共有四子十一女，四子分別為長子仲謨、次子仲訓、三子仲讚、六子仲評；長子仲謨，幼年即過繼給伯父黃文炳為子，少年時代曾前往越南助父經商，中年去世，其子孫因不願入法籍，遂與黃文華家族漸行漸遠。

黃仲訓為黃文華的次子，法文名為 Tang-Hung Hui Bon Hoa，1876 年生於原籍福建廈門，曾中秀才，為名學者翰林李清機之高足，在泉州婚娶後，到安南協助其父親經商。1910 年代，黃仲訓帶資金到廈門投資，以「黃榮遠堂」公司之名義在鼓浪嶼開發房地產。在鼓浪嶼先後建有別墅五六十幢，不少是租給洋人和富僑居住。二次大戰期間返回西貢時，日軍已佔領越南，日本人多次動員他出任偽職，他堅辭不就，1942 年被日軍關押，受盡折磨。在 1943 年台灣總督府記錄中提到，1942 年 3 月，台灣總督府派台灣資產家林柏壽及林熊祥二人到西貢，要求其友人黃仲訓將已停業的二間碾米廠復工之事宜。<sup>7</sup>此事可能是黃仲訓受到日軍關押的原因之一。日本投降後黃仲訓獲得自由，1951 年逝世於西貢，享年 76 歲。由於他是黃文華家族第二代中，年紀最長、輩份最高者，因此，後來很多人都認定黃仲訓就是 Chù Hóá，因而也有很多人誤以為「Nhà Chú Hóá」就是黃仲訓宅。

黃仲讚為黃文華之第三子，法文名 Tang Chanh Hui Bon Hoa，生於 1877 年，在泉州娶妻，後到越南協助其父親經商。由於為人沈穩，深受家人敬畏，一直在西貢管理越南的產業，由於鮮少外出，很少人認識他。他除了繼續經營當舖事業，又因經營房地產得宜，遂使黃家成為西貢首富。黃仲讚於 1934 年因病逝世，《印度支那經濟和金融信息期刊》在他逝世數月後特別發文哀悼，讚揚他在商業上的成就及感謝他在社會福利方面的貢獻。<sup>8</sup>但由於早逝，外人總是比較記得較為長壽且善交際的仲訓，而忽略了仲讚對黃文華家族的貢獻。仲讚的子嗣自 1950 年代起，慢慢的移往海外居住。

黃文華家族自第一代黃文華創業以來，不但富可敵國，且人丁興旺。其中三子仲讚共育有 12 子 6 女；仲訓、仲讚、仲評三兄弟傳下來第三代「慶」字輩的男丁就有三十餘人。第四代「元」字輩及第五代「積」字輩更不計其數。黃文華先生為家族的

第一代，自第二代開始，各人的中文名字的命名，都有一定的規範，即第二代黃仲訓為「仲」字輩，男丁的名字第一個字為「仲」字，最後一個字為「言」字旁，因此繼承黃文華事業之三子，分別為老二仲訓、老三仲讚、老六仲評。家族第三代以後，中文名字則依「黃氏榮遠堂穆行序」匾額上之文字排序。1931 年，黃仲訓為紀念他和其弟黃仲讚兩人合起百歲之日，特撰詩「慶元積善、和以致祥、丕基南振、修業東揚、子承孫繼、源遠流長、嘉禾文藻、翹首家鄉」，刻成「黃氏榮遠堂穆行序」匾額，並掛在西貢「黃榮遠堂」之祭祖廳內。<sup>9</sup>第三代的名字的第一字皆為「慶」，第二字都是「木」旁字。即，第三代排行為「慶」字輩，第四代為「元」字輩，第五代為「積」字輩，以此類推。以第四代黃元仁先生為例，其祖父為第二代黃仲讚，父親為第三代黃慶杉。1975 年後，在越南的黃家族人全都遷居他國，至今散居於世界各地之家族後代子孫，仍然以此為漢文名字命名的依據。黃家的後代子孫除法國名字之外，會另起一個中文名字，以第四代 Fernand Hui Bon Hoa 為例，其中文名字為黃元仁。

黃文華晚年，將越南的事業交由仲訓和仲讚當家主事，而仲評協助之。由於仲評與仲訓及仲讚的年紀相差甚多，所以早期只由仲訓、仲讚共同經營家業，至仲評較為年長時，才共同管理家族事業，三兄弟感情和睦，共同住在黃榮遠堂。據 1922 年印度支那殖民政府的記錄，奧格利亞斯特·黃文華公司 (Ogliastro, Hui Bon Hoa et Cie.) 在交趾支那的當舖，由仲訓、仲讚及仲評三人共同經營管理。<sup>10</sup>

而在事業上的分工，原則上仲訓對外，仲讚對內；仲訓好客，喜歡交際應酬，負責公司對外連絡事宜；仲讚沈穩，負責對內的經營及財務管理，兄弟兩互相配合。兩人感情甚篤，1918 年，黃仲訓在廈門鼓浪嶼經營黃榮遠堂公司時，為思念在西貢的弟弟仲讚，特別在日光岩北麓建了一座涼亭，命名為「遠而亭」。

「黃榮遠堂」即現在的胡志明市立美術館，是黃文華公司的中文名稱，當時越人稱「黃榮遠堂」為 Nhà Chú Hóá (華叔家)。如同前述，一開始 Chú

Hòa 是指黃文華，後來 *Chú Hòa* 遂成為黃家人的代稱，同時也是指黃家大宅的「黃榮遠堂」。當年，黃家小孩外出返家時，只要說：「*Chú Hòa*」，三輪車夫就知道要載他們回黃家大宅。

黃榮遠堂園區的四側都是馬路，其舊街名的正面是阿爾薩斯·夏練街 (*Rue d'Alsace Lorraine*)，左為哈梅林街 (*Rue Hamelin*)，右為阿育街 (*Rue d'Ayot*)，背為博士甘密街 (*Rue Calmette*)，其內包括了四棟建築物，分別為：(1) 仲訓樓：現在為胡志明市立美術館。(2) 仲讚樓：曾為越南銀行，現在已經拆掉。(3) 中樓：1925 年設立「黃文華置業公司」(*Société Immobilière Hui-Bon-Hoa, SIHBH*) 的所在地及家族祭祖廳，現為美術館的一部份。(4) 仲評樓，越南政府出租給私人使用。至今，黃榮遠堂房子及四周的大門上，都保留著 HBH (*Hui Bon Hoa*) 的家族姓氏的印記。

園區內四棟大樓完成的時間，依序為中樓(黃榮遠公司大樓)、仲評樓、仲訓樓，最後為仲讚樓。黃家最早的產業是在中樓對街的第一間當舖(傅德政街 66 號)，後來拆掉改建給仲訓妾室居住。黃榮遠堂園區內最早的建築物中樓，雖不知建於何時，但黃文華先生和他三個兒子最早就是住在此樓。及後，黃家聘請法國建築師 *Rivera* 設計中西建築風格合併的大宅，並於 1929 年開始興建仲評樓及仲訓樓；仲評樓先蓋好，部份家人先搬到仲評樓居住，中樓做為公司辦公大樓使用，二樓則為黃家祭祖廳，中樓後方原有網球場，是黃家人用來運動的場所。至仲訓樓完成後，部份家人又搬到仲訓樓居住。仲訓樓和仲評樓為同一系列的建築，建築物的大小雖不同，卻有著相似的中西合併的風格；主樓為西式的建築物，而屋頂、屋檐，及窗台上的欄杆，皆以中國風格裝飾。1934 年仲讚過世後，家族聘請法國建築師為仲讚夫人設計並興建仲讚樓居住；然而，雖名為仲讚樓，其本人卻未曾住過；完工後，仲讚之妻和最小的三個兒子及小女兒同住於此。仲訓樓旁邊的黎氏紅錦街 (*đường Lê Thi Hồng Gấm*) 和范伍老街 (*đường Phạm Ngũ Lão*) 中間，面向邊城市場的這塊地，原是黃家的維修處，修理出租房屋中破損的物品，相隔原本仲訓樓

側面可以瞭望濱城市場的廣闊視野。黃家大宅的奢華，在 1933 年的《大漢公報》就有形容：「越南第一富人黃榮遠為法籍華人，他住宅模仿總督署之樣式所興建，比越南總督署還富麗，使總督妒忌，政府不准他開住宅之鐵門。他擁有西貢堤岸的土地和房屋的十分之四。」<sup>11</sup>

### 三、黃文華家族最重要的兩項事業

有關黃文華在安南發跡的眾說法，可歸納出數個版本。(1) 黃文華曾受僱於法國人開的典當行，因能文會算，受到老闆重用而成為主事者。老闆病故，遺下近百萬家產及幼子，遺囑令其繼承，並扶養幼子成人。黃文華擁此鉅資為基礎，事業得以迅速發展。<sup>12</sup> (2) 黃文華年輕時到安南經商，由店夥發跡，終至成為擁有數十萬家財之富商，後經營典當業。<sup>13</sup> (3) 越文的傳說中，黃文華初到安南時很窮，以買賣舊貨為業，收買舊貨加以整修再賣出致富。<sup>14</sup> 據說在越南解放前，黃榮遠堂大宅內的櫃子裡，擺飾一對扁擔用的籃子，以紀念其貧窮的日子。至於其如何從收買舊貨致富？一說是買賣舊貨時，在破舊的沙發椅中拾到了一袋金子；二說是他買到一座含金的青銅像。但也有人說，他在西貢堤岸之間收購古董，由於他懂漢字，所以買到了阮朝、清朝，甚至是漢朝的古董，因而成為有錢人。<sup>15</sup> (4) 黃文華赴越南謀生後，認識一位法國人，受僱經營當舖，因獲利極高，深得此法國人的信任。此法國人日後準備告老返法時，把當舖交給他經營。由於當時法屬殖民政府的規定，法國人才有資格經營當舖，因此這法國人邀請黃文華入籍法國。<sup>16</sup> (5) 據說黃文華早年赴越南闖天下，結識一位法國朋友，這人因經營失敗，週轉不靈，連回國的路費也沒有了。黃文華出資幫助這位朋友順利返國。這位法國朋友臨行前，為感謝黃文華，告知荒地「厚芳蘭」是政府預定建設鐵路之地區，建議黃文華將它買下，待將來政府徵收地皮時，可獲得高額賠償金。黃文華遂以低價買下了厚芳蘭，不久，土地被政府徵收，一如所料，黃文華得到了豐厚的賠款，因此而致富。<sup>17</sup>

對於黃文華的發跡之說，中文資料與越文資料的說法有所不同；當中，中文資料又分二類，一為

當舖發跡說，二為「厚芳蘭」土地說。黃元仁認同歐清河的說法。而越文資料中舊貨買賣的說法則是沒有根據的傳說，只是杜撰訛傳，黃家後人亦沒聽過舊貨買賣的說法。

總之，當舖生意及房地產事業為黃文華家族最重要的二大事業，興旺了家族的財富。綜觀黃文華發跡的過程中，不論是當舖生意及房地產事業的興起，與他合作的法國友人，都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在過去的資料中，並無人詳述之，究竟這位友人是誰？又如何協助黃文華家族？亦為此文探討的重點。

黃文華家族經營的眾多事業中，以當舖事業及房地產事業最為人所熟知，在此就這兩項事業加以考證。這二項事業的成功，都必需提到黃文華家族最重要的合作夥伴——法國人安東·奧格里亞斯特（Antoine Ogliastro, 1844-1908，簡稱為「安東」）。安東出身於法國科西嘉島的大家族，為法屬時期西貢有名的大企業家，奧格里亞斯特家族經營多項跨領域的事業，有良好的政商關係。1875年在法國巴黎設立第一家公司安東·奧格里亞斯特公司（Antoine Ogliastro & Cie.），1876年成為西貢商會（Chambre de Commerce de Saigon）會員。1876年便在河仙擁有胡椒園<sup>18</sup>，1881年成為第一位交趾支那國民議會選舉的候選人。1885年任西班牙副領事，1886年任義大利領事；1887年擔任駐西貢義大利領事館代表。<sup>19</sup>此外，亦曾擔任蒸汽火車公司（La Société générale des tramways à vapeur, SGTV）的董事長，以及安東奧格里亞斯特當舖（A. Ogliastro et Cie.）及安東奧格里亞斯特進出口公司（Société commerciale d'import-export A. OGLIASTRO）老闆。

黃文華與安東不但是工作上的夥伴，並且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黃文華相當感謝安東在事業上的提攜，他才能在越南成功創造財富，他交待繼承家業的兒子們要銘記安東的恩惠，並且在奧格里亞斯特家族有需要之時，盡全力協助。在黃文華辭世後，他的孩子們仍然與奧格里亞斯特家族維持合作關係及友誼；1929至1931年世界經濟危機期間，黃文華家族就協助安東的兒子路易（Louis Ogliastro）的公司路易奧格里亞斯特公司（la So-

ciété Louis Ogliastro & Cie.）渡過經濟危機的難關。

### （一）當舖生意

法屬印度支那政府於1864年正式授權交趾支那開設當舖。最早登記的當舖是在西貢堤岸地區的阿潘及蘇瑜先生公司（MM. Apan, Suo-yoo et Cie.），該公司的董事長為阿潘（Apan），而奧斯卡·諾斯（Oscar du Crouzet）為經理人。<sup>20</sup>鑑於當時交趾支那當舖業者放高利貸的情況相當嚴重，法屬殖民地政府為降低放款人的高額獲利，因而制定了放款管理規章，並於1871年宣布，授權西貢、堤岸、美萩、沙瀝、永隆及朱篤等六地得以設立當舖。<sup>21</sup>

1875年，安東在法國巴黎設立第一家安東奧格里亞斯特公司（Antoine Ogliastro & Cie.），開始發展其商業活動領域。安東可能是因為第一任妻子的兄弟奧斯卡·諾斯的關係結識了中國人阿潘，1878年安東和西奧多·布盧斯坦（Théodore Blustein）及阿潘合作，以資本額24,000印度支那幣（piastres）在西貢開設當舖，公司名為阿潘·奧格里亞斯特·布盧斯坦（La Société Apan, Ogliastro-Blutstein et Cie.），這家當舖公司隨後即改名為奧格里亞斯特·布盧斯坦·阿潘（La Société Ogliastro-Blutstein, Apan et Cie.）（筆者註：安東的孫子所提供的資料），成為一個法國人提供保證的當舖公司，由布盧斯坦和阿潘擔任公司的經理人；在布盧斯坦過世之後，安東繼續和阿潘一起經營，奧斯卡·諾斯成為企業代理商的代表。繼西貢當舖事業之後，該公司陸續擴展店鋪至下六省湄公河三角洲其他地區，包括永隆（Vĩnh Long），舊邑（Gò Vấp），嘉定（Gia Định），芹苴（Cần Thơ），倉橋（Cầu Kho，今之胡志明市一郡），龍川（Long Xuyên），新安（Tân An），擺紹（Bãi Xàu），美萩（Mỹ Tho）和大高（Đa Kao，今之胡志明市一郡）等地。

黃文華和安東的年齡相近，黃文華生於1845年，安東生於1844年。沒有明確的資料記錄安東與黃文華如何認識，1887年黃文華擔任安東西貢當舖的經理人，並於同年取得法國國籍。黃文華深得安東的信任，授權他一起管理湄公河三角洲所有

的當舖事業，他們所經營的當舖，獲利極高。1893年，他們一起買下了 Millet 先生在嘉定和美村 (Hoa Mỹ, Gia Định) 的土地和一棟樓宇，在舊邑郡經營當舖。隨後的幾年裡，他們繼續收購其他的不動產來從事當舖事業。<sup>22</sup>

1900年12月，Ogliastro 當舖公司和 Hui Bon Hoa 的所有當舖公司聯合成為奧格里亞斯特·黃文華公司 (Ogliastro, Hui Bon Hoa et Cie.)。合營公司有很好的業績。1901年黃文華於西貢逝世，由第二代仲字輩繼承其公司股份及產業，另一方面，安東的孩子呂西安和路易 (Lucien Ogliastro 和 Louis Ogliastro) 則分別在 1908 年和 1927 年繼承父母的股份，兩個家族繼續合作當舖事業，直到公司解散。

安東的兩個兒子繼承了安東奧格里亞斯特進出口公司 (la Société Commerciale d'import-export A. Ogliastro) 後，公司改名為奧格里亞斯特兄弟公司 (la Société Ogliastro et Frères)。1912年，呂西安過逝後，其家人退出公司股份，由路易繼續經營，公司更名為路易奧格里亞斯特公司 (Louis Ogliastro & Cie.)。<sup>23</sup> 此後，在路易家人共同經營下，公司的事業領域遍及印度支那各地、南北越及柬埔寨，到 1951 年才宣布解散，退出印度支那市場。<sup>24</sup>

1922年印度支那殖民政府的資料顯示，奧格里亞斯特·黃文華公司的董事登記為黃仲訓、黃仲讚及黃仲評三人，<sup>25</sup> 黃家第二代的三兄弟在交趾支那共同經營多間當舖。1924年奧格里亞斯特·黃文華公司在交趾支那各地成立當舖，並擁有相當高的利息收入。<sup>26</sup> 1933年，奧格里亞斯特·黃文華公司旗下的當舖，除設在西貢之外，尚包括巴沼 (Bà Chiểu)、舊邑郡、福門縣 (Hóc Môn)、美荻、擺邵、鵝貢市 (Gò Công)、朔莊 (Sóc Trăng)、新安、龍川等湄公河三角洲的重要河港城鎮，以及交趾支那主要稻米生產地都設有當舖。<sup>27</sup>

直到競爭對手印度支那動產信貸公司 (Crédit Mobilier Indochinois) 出現，奧格里亞斯特·黃文華當舖公司事業才逐漸式微。印度支那動產信貸公司成立於 1930 年，資本額為一千萬法郎，在西貢的地址為 135, boulevard Charner, Saigon, 主要的業務是以當舖配合銀行及信貸業務；業務始於接管四

家當舖的合約，其中包括其創始公司西貢不動產公司 (la Société Foncière Saïgonnaise) 的業務，自成立起即迅速擴大動產信用業務的領域。<sup>28</sup>

1931年，西貢市政委員會主席公開招標西貢的當舖權時，只有 Ogliastro, Hui Bon Hoa 公司和印度支那動產信貸公司等二家公司競標，印度支那動產信貸公司以超出支付給政府當舖經營稅行情價的 25% 得標，獲得六年的西貢當舖經營權，Ogliastro, Hui Bon Hoa 公司則取得了美荻地區的經營權。<sup>29</sup> 奧格里亞斯特·黃文華公司退出了西貢的當舖經營。是年，印度支那動產信貸公司擴增在印度支那的當舖及信貸業務，業務擴張至交趾支那大部份城市都設有當舖，甚至延伸到北越東京的海防及柬埔寨的金邊。<sup>30</sup> 由於以往當舖信貸業務的佃租年費是固定且微不足道，總是和農民的實際利潤不成比例，因此造就了很多特別的富人。印度支那動產信貸公司的經營模式，則是租賃費用和國家利益成正比，使政府得到了可觀的收入，舊貨商和當舖收取更高的報酬，使客戶更具信心，並且提供不同專業的保障利潤。穩定的利潤亦帶來了大量可運用之資金，使其信貸業務日趨發展。到 1933 年，該公司在西貢已經擁有 14 家當舖。<sup>31</sup> 1938 年整個交趾支那共有 28 家當舖，其中 16 家屬印度支那動產信貸公司，另外的 12 家屬奧格里亞斯特·黃文華公司。<sup>32</sup> 印度支那動產信貸公司的當舖業務已經超越奧格里亞斯特·黃文華公司。1950 年，印度支那動產信貸公司宣布解散公司，黃文華家族才又重新成為南越當舖業的龍頭地位。<sup>33</sup>

## (二) 房地產事業

黃文華之妻鄭太夫人之墓誌銘記載：「……越中有地曰厚芳蘭者，縱橫十餘萬尺，久荒不知……知後為商賈扼要之區，意欲得之……於是斬蓬割藿，乃疆乃理，久而氣象一變，車聞馬驟，鐵軌四通，頓為絕大商場，地價比之於昔，或倍蓰，或相十百……拓此百世不敝之業，何其識之遠也……」。<sup>34</sup> 墓誌銘說明了黃文華得知「厚芳蘭」是建設鐵路之預定區，遂以低價買下了厚芳蘭，加以整頓。在殖民政府建設鐵路並且宣佈於堤岸開闢新商業區後不久，有關土地被政府徵收，黃文華因而

得到了豐厚的賠款；在殖民政府著手建設後，地價又再度暴漲。黃文華將一部份土地用於建屋，其餘的土地則轉手賣出，資產不斷地積累，「厚芳蘭」的土地開發案，是這個家族進入房地產事業的第一步。及後，黃仲訓前往廈門鼓浪嶼大量購地興建別墅，在「瞰青別墅」的旁邊，以厚芳蘭為名，建立了「厚芳蘭館」，以紀念其父在越南創業的艱辛。

沒有資料明確說明「厚芳蘭」的地點，經筆者論證「厚芳蘭」（以閩南語發音）即為「舊翁領」（以廣東話發音），越文為 Cầu Ông Lãnh 的區域，包括今日胡志明市之陳興道（đường Trần Hưng Đạo），耶爾森街（đường Yersin），德譚街（đường dề thám），武文傑街（đường Võ Văn Kiệt）等四條街之內的範圍。Cầu Ông Lãnh 按越文原意應為「翁領橋」（領事橋），因阮朝朝廷在附近設立「翁領」（Ông Lãnh）管理外僑事務，故命名之。此處連接由西貢至堤岸之中國河，亦為大船入港的重要口岸，昔日華僑商船多停泊於此，即今日之阮太學街（Đường Nguyễn Thái Học），華人取其音直譯為「舊翁領」或「舊五倫」。「厚芳蘭」的位置緊臨黃文華大宅及熱鬧的市集咸宜大道（舊稱森磨大道）。西貢的第一個車站即建在咸宜大道上，此區為西貢早期開發地之一；舊翁領對街的「濱城市場」被稱為「新街市」，直到 1970 年代，其周圍大街的數條洋樓街段都是黃家家族的產業。

黃文華之所以得知「厚芳蘭」的土地開發案，有賴好友安東的告知。1879 年 12 月，安東和 Théodore Blustein 取得建立西貢到堤岸之間電車鐵道線特許權，並且得到 Cousin 和 Desbuissons 二位資本家的資金協助。一個月後，安東與合伙人公佈未來鐵路的運行路線，規劃建設由西貢港沿西貢河到堤岸的運輸稻米的火車路線，設立交趾支那蒸氣電車公司（La Société générale des tramways à vapeur de Cochinchine, SGTVC），安東擔任該電車公司的董事長。不久，交趾支那蒸氣電車公司在巴黎註冊及設立辦公室，地址為巴黎聖拉札爾路 24 號（24 rue Saint-Lazare）。1880 年 10 月，決定正式取代原來殖民地議會的經銷商。<sup>35</sup> 黃文華從安東得知西貢到堤岸間興建鐵路的計劃，促使黃文華家族買下厚芳蘭的土地，開創其日後的房地產事業。

黃文華於 1901 年在西貢過逝，他的兒子們繼承了他所有的業務，最早設立黃文華兄弟公司（La Société Hui Bon Hoa et frères），在堤岸、西貢及交趾支那的其他城市收購無數的建築物及出租不動產。1925 年，設立黃文華置業公司（La Société Immobilière Hui-Bon-Hoa, SIHBH），地址在夏練街 97 號（97, rued'Alsace Lorraine, Saigon），即黃榮遠堂大宅的園區內。主要的經營項目為：在印度支那和亞洲各國購買和出售不動產；建設特定的住房或商業和工業用途的建築物，作租賃或出租及其相關的服務。<sup>36</sup>

黃家在西貢的地產公司主要由仲讚打理；仲訓則前往廈門投資，發展海外事業。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經濟不景氣，地價暴跌，黃仲讚大肆收購土地，在西貢與堤岸大興土木。西貢華人相傳黃家極盛時期，幾乎西堤的每條大街都有黃家的物業，全城二萬餘棟房屋中，黃家獨佔四千棟，全城五分之一的房屋都屬黃家所有。西貢最熱鬧的「自由街」（今為胡志明市一郡的「同起街」Đường Đồng Khởi），差不多大半條街皆屬黃家產業，諸如華麗飯店（Hotel Majestic）、美心夜總會（Maxim Club）、西貢大酒店（原位於在 Đường Đông Du, 喜來登飯店對面）等皆是。此外，環繞堤岸的平西市和西貢檳城市場四周的房屋，亦全都屬於黃家所有物。由於房地產價值不斷增加，黃文華族的財富也與日俱增，成為全城首富。<sup>37</sup>

同時，黃仲訓則回到中國廈門開發房地產，在廈門註冊設立「黃榮遠堂」公司，資本額 120 萬銀元，業務主要是開發鼓浪嶼房地產，成為當時極有實力的房地產商。1916 年，黃仲訓在鼓浪嶼龍頭山麓，大量購買地皮，興建「厚芳蘭館」和「瞰青別墅」。黃仲訓先後建有別墅五六十幢，約 1.8 萬平方米。黃仲訓為了紀念越南「厚芳蘭」的歷史而建立厚芳蘭館，不供居住，僅作為用於邀友賞景品茗，欣賞廈、鼓景色的觀景樓。黃仲訓因在鼓浪嶼投資房地產，因而成為廈門的聞人。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黃家家族仍共同管理黃文華置業公司，1943 年該公司的董事會成員為：董事長：黃仲評（Tang-Phien HUI BON HOA），常務董事：慶樅（Khien-Chion Lucien HUI-BON-



HOA, 仲讚第二子), 部門主管: 慶楓 (Khien-Hong Luce HUI BON HOA, 仲讚第三子)、慶杉 (Khien-Sam HUI BON HOA, 仲讚長子)、慶楠 (Khien-Nam HUI BON HOA, 仲訓之子)。<sup>38</sup>除了西貢的房地產事業之外, 黃家尚有投資其他事業, 尤其是經營南越最重要的橡膠樹林及碾米廠。1943 年間, 在堤岸有利厚昌米較 (堤岸美荻街 289 號)、思明米較 (平東新涌海滂街)、慶茂隆米較 (堤岸洋船街 2 號) 等三家碾米廠。<sup>39</sup>

黃文華家族尚有三處重要的私人房地產, 包括 (1) 在大叻擁有多棟別墅, 作為家族夏天避暑之用, 黃仲讚的別墅與越南末代皇帝保大的別墅相鄰; (2) 頭頓的別墅, 則用於平日遊憩之所, 第三代慶字輩的堂兄弟們經常到這裡游泳及開帆船出海; (3) 邊和有佔地廣大的家族墓園。<sup>40</sup>

1956 年黃文華公司在巴黎借地址登記公司, 但並無實際經營事業。至西貢解放前, 黃文華置業公司仍是西貢最大的置業公司。此時, 仲訓、仲讚及仲評三家人仍一同住在黃榮遠堂大宅內, 共同經營及管理家業; 越南解放後, 由黃慶楣擔任最後一任經理人。1975 年, 越共強佔黃榮遠堂大廈, 作為越共第七運區司令部辦事處, 大廈內的陳設及名貴傢俬器具皆被搬去。黃文華置業公司所登記的財產總值, 共為越南舊幣八百億元, 約為時值三千二百萬美元。黃榮遠堂遭受越共整肅, 越共利用工團發動該公司的越籍職員, 以當家作主為口號, 控告該公司剝削職工, 向住戶徵收黑市租金, 瞞報稅務, 歧視和壓迫越籍職工, 非法勒索過戶轉名手續費等罪名, 此外又追究該公司歷年拋售房地產, 經理黃慶楣及家人因此被拘禁數月, 在其重獲自由後, 舉家前往巴黎定居。<sup>41</sup> 在黃家後人悉數遷居他國的數十年後, 法國政府曾賠償其印度支那僑民的損失, 巴黎的黃家得到些許的補償金。1987 年, 越南政府將黃仲訓的大宅改作「胡志明市立美術館」之用, 1992 年正式開放參觀。

### (三)、黃文華家族對越南的貢獻

二十世紀前半, 黃文華是西貢相當有名的富商及大善人, 越南民間流傳著一句俗諺來比喻當時四大富豪的排名, 即一縣長: 黎發達, 二方, (杜友

方, 人稱總督方), 三村長 (李常官) 及四華: 華叔 (黃文華)。雖然黃文華排名第四, 但是卻擁有最多的傳說, 令越南人印象深刻, 他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是其賺錢不僅只為私人使用, 還受惠眾人。<sup>42</sup>

黃文華家族不僅懂得經營理財, 同時樂善好施, 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越南有名的歷史學家王鴻成指出, 黃文華先生不但是西貢有名的富商, 也是大善人。黃文華置業公司在西貢、嘉定、堤岸的房子, 低價出租給在外討生活的窮人居住, 使窮人有房可住。老西貢人常說: 行則搭喜叔船, 住則住華叔街 (「Đi tàu Chú Hỷ, ở phố Chú Hỏa」); 華叔 (Chú Hoả) 與喜叔 (Chú Hỷ) 同為南越有名的華人, 二者並稱為船王及地產王, 他們在行與住方面使很多人受惠, 因而並稱為二大華人善人,<sup>43</sup> 黃文華家族在老西貢人心中重要的地位, 是既富有又慷慨。事實上, 「華叔」不是指個人, 而是黃文華家族的代稱。另外, 由黃文華家族於 1935 年捐款建造、於 1937 年落成的新式綜合醫院 (Nouvelle polyclinique de Saïgon), 現更名慈裕醫院 (Bệnh viện Từ Dũ), 至今仍是胡志明市中心極為重要的婦產科醫院, 造福相當多的人。<sup>44</sup>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黃文華家族多次捐款給印度支那政府及受戰爭影響的印度支那人。<sup>45</sup> 黃仲訓曾以黃榮遠堂名義捐地興建西貢鳳山寺, 現存於西貢鳳山寺內的民國三十七年 (1948) 碑記記載「……地主榮遠堂黃君仲訓商得地半畝有奇, 以格於家規, 無能獻其所有, 以最廉租值, 永無期限, 租與鳳山寺建廟, 而即以租值全數捐作香油費, 蓋欲昭示子孫……」。<sup>46</sup> 法國殖民政府為了紀念黃文華家族對西貢的貢獻, 將西貢和堤岸交界處的道路命名為黃文華路 (Rue Hui Bon Hoa), 現為李太祖街 (đường Lý Thái Tổ ở quận 10)。

黃文華家族在經營當舖及房地產生意致富後, 對西貢重要的貢獻包括興學、建廟、蓋醫院, 成為協助西貢建設城市基礎的重要家族之一, 興建了許多重要的公共設施。至今, 在胡志明市仍保存許多「黃文華置業公司」所興建的建築物,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今日的胡志明市立美術館 (原為黃仲訓宅, 又名黃榮遠堂), 其他諸如西貢河畔 1925 年建造的華麗飯店, 1937 年落成的慈裕醫院、1963 年建

立的西貢急救中心（Trung tâm cấp cứu Sài Gòn）、離美術館不遠位於黎利路上的政府招待所（khu nhà khách Chính phủ）、堤岸華人區的閩漳學校和城志小學，以及許多銀行、私人宅院、寺廟及醫院等公共設施。

2011 年，在巴黎的黃元仁先生突然收到一封來自越裔美國人的電子郵件，希望可以到巴黎與黃元仁先生見面。在巴黎見面後，對方特別致贈一個紀念品給黃文華家族，以感謝在西貢時，他因家境貧困，母親得重病卻無錢醫治，幸好有黃文華家的醫院免費治癒了他的母親。他一直感恩在心，直至今日他有能力了，特別前往巴黎致謝。

#### 四、小結

一百多年前，黃文華由福建搭帆船前往越南謀生，在法屬印度支那時期，憑著華人刻苦耐勞的精神及誠信的態度，與法國商人好友安東建立深厚的友誼，共同開創其典當事業，並且建立南越的房地產事業王國，事業版圖遍及交趾支那，包括西貢及下六省各地。入法籍後以 Hui Bon Hoa 作為其法文姓名，同時成為黃家家族的法文姓氏。黃文華家族的第一代及第二代，完成了現在胡志明市草創期的一大部份的基礎建設；同時，樂善好施，除了自家產業之外，更興學建廟，他們所建立的成就，不僅僅替子孫積累家產，更影響百年前越南下六省及西貢人們的生活。至今，胡志明市尚有許多重要的建築物由此家族所興建，深植於越南人的生活之中，對西貢的城市建設有相當的貢獻。

雖然，以 Hui Bon Hoa 為姓氏的黃文華後代遍佈全球各國，但沒有家族史記錄祖先的行誼，後代子孫無法詳知第一代及第二代祖先所建立的事業及對越南的貢獻。因礙於資料的限制，本文僅依據中、法、越、日等資料的比對，一點一滴的拼湊出此一家族在越南的事業，再加上黃家第四代黃元仁先生的協助，及伯納德·奧格里亞斯特先生的手稿等零散的資料，得以拼湊出百年前，胡志明市立美術館原屋主，華人黃文華家族在越南努力創業及發展的事蹟。

#### 註釋

- <sup>1</sup> J. Aspar, *Guide Pratique, Renseignements et Adresses*. Saigon (Saigon: Imprimeur- Libraire, 1934), p. 108.
- <sup>2</sup> 洪德青，《你一定要認識的越南》（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9），頁 28。
- <sup>3</sup> Eddie Hui Bon Hoa, 2006, “La maison familiale des Hui Bon Hoa à Saïgon”, <http://shiromi.com/blog/2006/08/11/sud-lointain-saigon-12/>。
- <sup>4</sup> 黃文華家族主要合作夥伴安東，接收其公司的員工，大部份的員工是法屬時期前往西貢工作的科西嘉島人。由於黃文華家族的熱心公益，在科西嘉島的老員工請求之下，捐款協助科西嘉島建道路，這條道路以 Hui Bon Hoa 命名。
- <sup>5</sup> 黃元仁先生是黃文華先生的曾孫，祖父為黃仲讚，父親為仲讚的長子黃慶杉。1935 年生於廈門鼓浪嶼的黃榮遠堂，三歲時搬到西貢的黃榮遠堂，17 歲移居巴黎，現年 80 歲。
- <sup>6</sup> 梁春光，〈追尋黃文華家族在越南的足跡〉，《八桂僑刊》，2010 年，第 4 期，頁 76-77。
- <sup>7</sup> 台灣總督府外事部編，《支那事變大東亞戰爭二伴ヲ對南方施策狀況》（臺北：臺灣總督府外事部，1943），頁 376。
- <sup>8</sup> *L'Information d'Indochine, économique et financières*, 1934.
- <sup>9</sup> 越南解放後，越共處分了榮遠堂的傢俱古董，匾額從而失蹤。直至 2011 年，一位元字輩的族人到越南旅行時，偶然在路邊攤上看到這匾額，隨即購買，並且帶回法國。黃仲訓所撰之「黃氏榮遠堂穆行序」匾額，又重新回到 Hui Bon Hoa 家族的懷抱。
- <sup>10</sup> Partie Commercial, *Annuaire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Française*, Hanoi: Imprimerie d'extrême-Orient 1922, P.146.
- <sup>11</sup> 〈越南第一富人〉，《大漢公報》，1933 年 3 月 8 日，頁 10。
- <sup>12</sup> 梁春光，〈追尋黃文華家族在越南的足跡〉，頁 76-77。
- <sup>13</sup> 泉州文史資料，1982 年，第 10 期，〈晉江〉，頁 56-59。URL (<http://mnwhstq.cn/was40/detail?r>)

- ecord=4450&&channelid=29719).
- <sup>14</sup> *Vietnam Leader*, 2008, Chủ Hòa - Một trong đại tứ gia lừng lẫy Sài Gòn xưa. URL (<http://www.vietnamleader.com/chan-dung-lanh-o/68-chan-dung/863-chu-ha-mt-trong-i-t-gia-lng-ly-sai-gon-xa-.html>).
- <sup>15</sup> *Song Phạm*, 2007 年 5 月 14 日, Giai thoại nhà chú Hòa. Saigon online: URL (<http://www.sggp.org.vn/saigonthubay/2007/5/99922/>).
- <sup>16</sup> 作者歐清河為越南華僑，該書內容皆是作者的自身經驗，觀察記錄。1975 年西貢解放後作者尚留在西貢，直至 1978 年 1 月離開西貢，輾轉來台定居。解放後，三年內搜集不少的剪報及資料，離越前，所有的資料送往文化局檢查時，全部不准帶出國。
- <sup>17</sup> 龔潔，〈到鼓浪嶼看老別墅〉（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76-77。
- <sup>18</sup> Imprimerie du Gouvernement, *Annuaire de la Cochinchine pour l'année* (Saigon: Imprimerie colonial, 1876), pp. 291-313.
- <sup>19</sup> Indochine française, *Annuaire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Française* (Hanoi: Imprimerie d'Extrême-Orient, 1901), II-715.
- <sup>20</sup> 阿潘及蘇瑜先生公司為 MM. Apan, Suo-yoo et Cie. 的音義。
- <sup>21</sup> Imprimerie du gouvernement, *Annuaire de la Cochinchine pour l'année* (Saigon: Imprimerie colonial, 1885), p.291-293, 300.
- <sup>22</sup> 據 Bernard Ogliaastro 提供的資料，Mont de Piete de Govap Ogliaastro Hui Bon Hoa 成立於 1893/03/16.
- <sup>23</sup> *Archives Commerciales de la France. Journal hebdomadaire...* - 1912/05/01
- <sup>24</sup> AEC 1951-127 - Crédit mobilier indochinois (C.M. I.), Société d'exploitation des monts-de-piété de Cochinchine. [http://www.entreprises-coloniales.fr/inde-indochine/Credit\\_mobilier\\_IC.pdf](http://www.entreprises-coloniales.fr/inde-indochine/Credit_mobilier_IC.pdf).
- <sup>25</sup> 黃仲訓 (Tang-Hung Hui-Bon-Hoa)、黃仲讚 (Tang-Chanh Hui-Bon Hoa) 及黃仲評 (Tang-phien Hui-Bon-Hoa), Partie Commercial, *Annuaire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française* (Hanoi: Imprimerie d'extrême-Orient, 1922), p.146.
- <sup>26</sup> Victor Duvernoy, *Chef de Bureau des Services Civils de l'Indochine, Editions du Moniteur de l'Indochine, Monographie de la province de Longauyên* (Cochinchine), par. 41 photographies et 4 cartes, (Hanoi: Impr. d'Extrême-Orient. 1924), p.3, p. 21 & p.77-78.
- <sup>27</sup> Éditeurs madame L. Lacroix-Sommé, messieurs R. J. Dickson et A. J. Burtshy -impr. *A. Portail, Annuaire Complet (européen et indigène) de toute l'Indochine, Commerce, Industrie, Plantations, Mines, Adresses Particulières... Indochine, Adresses, Lère Année 1933-1934* (Saigon: Imprimeur A. Portail, 1933), p.450, 456, 467, 476, 479.
- <sup>28</sup> L'Information d'Indochine, économique et financière, *LES INTRODUCTIONS Crédit Mobilier Indochinois, Sté d'exploitation des monts-de-piété en Cochinchine*. L'Indochine financière et économique, 16 octobre 1933.
- <sup>29</sup> Les Annales Coloniales, *Au mont-de-piété à Saïgon*, 16 juillet 1931.
- <sup>30</sup> L'Éveil économique de l'Indochine, *Crédit foncier de l'Indochine, Exercice 1931*, 30 octobre 1932.
- <sup>31</sup> L'Information d'Indochine, économique et financière, *LES INTRODUCTIONS Crédit Mobilier Indochinois, Sté d'exploitation des monts-de-piété en Cochinchine* (L'Indochine financière et économique, 16 octobre 1933).
- <sup>32</sup> Direction des services économique de l'Indochine, Fonctionnement des monts-de-piété de la cochinchine pendant l'année 1938, *Bulletin économique de l'Indochine* (Hanoi: Direction des services économique de l'Indochine, 1939), pp. 380-385.
- <sup>33</sup> AEC 1951-127 - Crédit mobilier indochinois (C.M. I.), Société d'exploitation des monts-de-piété de Cochinchine. [http://www.entreprises-coloniales.fr/inde-indochine/Credit\\_mobilier\\_IC.pdf](http://www.entreprises-coloniales.fr/inde-indochine/Credit_mobilier_IC.pdf).
- <sup>34</sup> 梁春光，〈追尋黃文華家族在越南的足跡〉，

頁 76-77。

- <sup>35</sup> Société générale des tramways à vapeur de Cochinchine, [https://fr.wikipedia.org/wiki/Soci%C3%A9t%C3%A9\\_g%C3%A9n%C3%A9rale\\_des\\_tramways\\_%C3%A0\\_vapeur\\_de\\_Cochinchine](https://fr.wikipedia.org/wiki/Soci%C3%A9t%C3%A9_g%C3%A9n%C3%A9rale_des_tramways_%C3%A0_vapeur_de_Cochinchine).
- <sup>36</sup> *Bulletin économique de l'Indochine*, fascicule 4, Saigon: Direction de l'agriculture et du commerce 1943, p. 568.
- <sup>37</sup> 歐清河，〈第一富室難逃厄運〉，《劫後西貢：西貢淪亡記續集》。
- <sup>38</sup> *Bulletin économique de l'Indochine*, 1943, fascicule 4, p. 568.
- <sup>39</sup> 陳碧純，〈日本對越南米穀控制之研究（1940-1945）〉（埔里：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頁 145-146。
- <sup>40</sup> 黃元仁先生口述。
- <sup>41</sup> 歐清河，〈第一富室難逃厄運〉，頁 87-93。
- <sup>42</sup> *Nhật Sỡ, nhì Phương, tam Xường, tứ Hỏa*” (Huyện Sỡ - Lê Phát Đạt; Tổng đốc Phương - Đỗ Hữu Phương; Bá hộ Xường - Lý Tường Quan và

chú Hỏa - Hui Bon Hoa). *Vietnam Leader*, 2008, Chú Hỏa - Một trong đại tú gia lừng lẫy Sài Gòn xưa. URL (<http://www.vietnamleader.com/chan-dung-lanh-o/68-chan-dung/863-chu-ha-mt-trong-i-t-gia-lng-ly-sai-gon-xa.html>).

- <sup>43</sup> Vương Hồng Sển, 1991, *Sài Gòn năm xưa, Thành-phố-Hồ-chí-Minh*: Nxb-Thành-phố-Hồ-chí-Minh.
- <sup>44</sup> Le Nouvelliste d'Indochine, *Nouvelle polyclinique de Saïgon Archives nationales d'outre-mer*, carton 327, 26 mars 1939.
- <sup>45</sup> *L'Écho annamite*, 13 septembre 1939 及 *L'Écho annamite*, 3 février 1941.
- <sup>46</sup> 鳳山寺 (Chùa Phụng Sơn: Phụng Sơn Tự)，地點在 số 338 - 340 Nguyễn Công Trứ, Nguyễn Thái Bình, Hồ Chí Minh。西貢「鳳山寺」三個擘窠大字、大門兩側石柱陰刻楹聯「鳳舞龍翔瑞氣祥雲昭廣澤，山高寺壯聖德神恩供尊王」及寺內廣澤尊王木質陰刻對聯「廟貌祝長馨留與天涯叨庇永，神光原普照非關地迴渥恩偏」均出自黃仲訓之手，題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



圖一、黃文華先生像（黃元仁先生提供）



圖二、由左至右，黃仲讚、黃仲訓、黃仲評（黃元仁先生提供）

# 福建神明佑香江

## ——香港福建移民的廟宇、網絡與祖廟意識

簡瑛欣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 一、緒論

走在香港北角的春秧街，傍晚的春秧街傳統市場人來人往，這條長度約 200 公尺的菜市場街道，店面與少數攤販販賣來自各地的季節時蔬與漁獲，部份的商店販賣小吃、肉品或乾貨。兩旁的樓房相當老舊。每隔 20 至 30 分鐘，香港最古老的電車從英皇道轉進春秧街，街上的人群瞬即往兩側讓道。從街頭往街尾來回走動，觀察攤商與採買者的談話，我聽見熟悉的福建閩南語，也有完全聽不懂的廣東話，這裡是觀察香港常民市集的絕佳場域。北角，素有小福建之稱譽，<sup>1</sup>作為香港福建移民的居住地，除了在英皇道兩側高樓看到各式同鄉會招牌，懸掛於僑冠大廈、亞洲大廈、美輪大廈與麗宮大廈，我們還能發現到福建同鄉會或由福建人創辦的福建中學與閩僑中學。

近年來，福建人移民香港所形成的跨國商會網絡或華人社團受到華人移民研究領域關注，李培德從香港的福建商會論析福建商人網絡的建立，<sup>2</sup>並從胡文虎與陳嘉庚兩位海外華商的競爭，探討華商跨國網絡的形成，強調族群在商業網絡形成過程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sup>3</sup>邱淑如認為 19 世紀中葉以來的香港華人社團超越血緣的限制徵集共同僑鄉的成員，並將華人社團的服務伸展至所有具備類似社會經濟背景和相同文化信念的會員，從而形成實質的同鄉會和地緣商會組織。<sup>4</sup>林聯華分析泉州籍同鄉社團如何透過文化交流、經濟投資與捐贈公益事業等方式，形成與祖籍地的聯繫網絡，凸顯同鄉紐帶在構建當代海外華人社團與祖籍地聯繫網絡的重要價值。<sup>5</sup>林藹云則從福建晉江人移民至香港的移民家庭，進行微觀的民族志研究，指出移民在再領域化時，也就是在新空間，移民會借用家鄉的認知和經驗，透過聚集，去改變，或挪用移居地的支配性空間。林藹云並舉晉江保護神的案例，

在香港，都市裡並沒有空間供奉家鄉保護神，所以很多晉江人把村裡的保護神請到香港的家裡，並開放給同鄉供奉，慢慢變成民間的神堂。<sup>6</sup>北角聚集為數眾多的福建同鄉會社團，我們也發現如林藹云所提及的同鄉供奉的神堂，在臺灣，我們可能會認為在公寓大廈頂樓或一樓所供奉的神堂為私壇，不具有公廟性質，然而在香港北角，由於地狹人稠，福建移民並無可能在區內空地上蓋起新廟宇，於是同鄉會所供奉原鄉神明的廟宇便成為同籍鄉親信仰聚會的場所。前述研究多半環繞於福建移民香港所形成的跨國商業網絡、閩籍華人企業家研究或同鄉會與祖籍地研究，對於移民引入的原鄉信仰甚少著墨，然而，在當代社會交通便利與快速流動的現象中，我們應留意到民間信仰神祇隨著移民跨國跨境移動的特質。

以媽祖研究而言，桑高仁（Steven Sangren）即指出全球化的過程與特質是媽祖信仰研究未來可努力的方向。<sup>7</sup>李順化研究美國媽祖巡遊和朝聖作為華裔美人宗教實踐、移民認同的關係，作者探討華人宗教在跨國遷移後如何在美國的臺灣社群中保留元素，同時解讀宗教在散居社會中所形成的作用。<sup>8</sup>這裡最值得注意的是舊金山臺僑對於媽祖信仰的跨境認同，例如從北港連結到舊金山的跨太平洋朝聖儀式的發展。作者從種族、民族、文化和宗教身份和社區生產的形式分析，討論跨國境的宗教、政治身份形成脈絡，為跨國移動的媽祖民族志研究，提出了新的可能性。

近年來，不只來自學者的關注，從丁荷生（Kenneth Dean）所採集「祥芝斗美宮碑文選」的碑刻資料，我們也可以依碑文落款者和碑文內容發現中國地方政府、臺灣民間信仰組織（新莊市丹鳳擎天府管理委員會）以及東南亞的華人同鄉聯誼會（旅菲祥古蓮聯鄉會）共同創構祖廟歷史與

意義的現象。<sup>9</sup> 這些現代中國政府對於宗教控制的作法，以及臺灣與東南亞華人同鄉組織如何揉和其神明來源傳說，透過捐款重建的方式，回到祖鄉重構祖廟地位，並以進香儀式來奠定子廟的神聖權威基礎，加強祖廟與分香子廟的香火連結，都能為民間信仰祖廟研究導入更務實的觀察。因此，我們在看待當今福建民間信仰的復甦，自不應忽略華僑網絡、跨境交流與全球資本的影響。

簡言之，筆者試圖探討福建移民在香港如何凝聚彼此與連結原鄉，以及民間信仰如何在其間扮演重要角色的問題。香港福建移民的廟宇，經由定期或不定期的重返原鄉，重建原鄉廟宇，引入福建原鄉民間信仰祀神，建立廟宇，割取香火，分香祀神，舉辦具有祖廟意識的宗教活動，並形成原鄉跨境廟際網絡，藉以凝聚同鄉會的向心力。筆者首先分析福建移民社團的類別、行政區劃與祖籍原鄉，找出福建移民的主要原鄉，其次探討以福建同鄉會為基底的廟宇運作型態，及其與神祇祖廟的關係，祀神是否與祖廟相符，或是在地性的發展？最後解讀由福建人主辦的祈福法會，說明跨越祖籍原鄉的儀式展演，表現具有祖廟意識的民間信仰內涵。在論題界定上，筆者所稱「祖廟」一詞，意指「神明祖廟」，並與其他地方的宮廟有「祖廟/分香子廟」的關係，環繞在這組關係中的相關儀式活動有「分香、分爐」、「進香」等概念。

## 二、福建移民的同鄉會：類別、行政區劃與祖籍

自 1939 年福建人在香港成立第一個社團「香港福建同鄉會」迄今，<sup>10</sup> 超過一百萬的福建人移民香港，共有 216 個福建人社團在香港各自經營或組成社團聯合會維繫同鄉情誼，這些社團以同鄉會、校友會、聯誼會、宗親會、基金會或商會等名向香港特區政府註冊。由於福建人社團眾多，所以在 1997 年由旅港福建商會、香港福建同鄉會、香港福建體育會、香港福州十邑同鄉會與香港廈門聯誼總會等五個閩籍社團發起，結合香港漳州同鄉總會、香港泉州同鄉總會、香港三明聯會、香港莆仙同鄉聯合會、福建南平旅港聯誼會、香港閩西聯會、香港寧德同鄉聯誼會、香港福清同鄉聯誼會、香港晉江同鄉會、香港泉州同鄉會、香港南安公

會與石獅市旅港同鄉公會等 12 個贊助會共同成立「香港福建社團聯會」。<sup>11</sup> 我們分析 2013 年 11 月統計的 216 個社團，進而理解從類別、行政區劃與祖籍三個層次呈現的香港福建移民同鄉社團特色。

首先，在社團類別方面，以同鄉會名字登記的社團數目最多，共有 108 個，佔全部社團的 50%，香港福建同鄉會與香港晉江同鄉會有限公司均屬此類，其次共有 57 個社團以校友會登記，佔全部社團總數的 26%，例如旅港南安橋光中學校友會與石獅市華僑中學旅港校友會，第三有 24 個社團以聯誼會名字登記，佔全部社團的 11%，例如香港福建泰寧聯誼會或香港福建沙縣聯誼會，這些聯誼會多半與同鄉會性質接近，至於以姓氏為主體的社團，所佔比例甚低，因此，福建人社團仍以同鄉會為主流。

再將同鄉會社團依地域層級行政區劃分類，共有 45 個以村為名的同鄉會，佔整體同鄉會 41%，例如，香港奎霞同鄉會有限公司即以福建南安市奎霞村為名，再如鈔坑旅港同鄉會以石獅市鈔坑村為名；另有 19 個以縣市為名的同鄉會，例如香港南安詩山同鄉會有限公司和香港深滬鎮同鄉總會有限公司；以縣市為名的同鄉會共有 30 個，香港晉江同鄉會有限公司與石獅市旅港同鄉公會有限公司均屬此類；整體而言，村同鄉會的福建社團為福建原鄉的連結基礎。

我們將省以下的以地級市為範圍，歸併縣市、鄉鎮與村同鄉會，發現到在泉州市範圍內的同鄉會高達 71 個，這數據說明福建人移民香港所組成的同鄉會，呈現以泉州人為主的特色。例如，由村級（旅港溜江同鄉會）到鄉鎮級（安海同鄉聯誼會有限公司），由縣市級（香港晉江同鄉會有限公司）到地級市（香港泉州市同鄉總會）均為此類，搭成一座以村同鄉會為基底，擴大至地級總會同鄉會為範圍的網絡。若再聚焦於泉州，我們發現以晉江的 35 個社團為首，其次為石獅市與南安市的社團各 12 個，顯見福建人移民香港，以泉州晉江、石獅與南安為主，尤以晉江人最普遍。

綜而言之，理解福建人移民香港，可從同鄉會社團組成分析祖籍來源，216 個福建社團登記名的解析，說明泉州人為移民福建的大宗，晉江市、

石獅市與南安市更為泉州移民的核心。本文第二部份，將探討晉江、石獅與南安三個泉州移民創建的廟宇個案，說明其廟宇運作型態與原鄉祖廟的關係。

### 三、福建移民的廟宇

廖迪生的研究指出，香港有別於臺灣，香港各天后廟之間沒有從屬關係，沒有構成一個宗教網絡組織，作者以神祇香火起源地方傳說解釋地方天后之間的關係，香港的天后廟沒有任何一間有主導或超然的地位，而香港的信眾都不以莆田湄洲媽祖傳說作為理解天后的依據，反之香港的天后是以神像漂流故事形成，因而地方也不必解釋「地方天后」與「國家天后」的香火關係。<sup>12</sup> 筆者在 2008、2014 與 2015 年的訪查，也獲得與廖迪生相同的看法，佛堂門天后古廟、香港島筲箕灣天后廟與九龍廟街天后廟，並沒有前往湄洲祖廟謁祖進香的需求。然而，位於香港島北角的鎮海宮、香港寶泉庵、香港石獅城隍廟、顯淋宮與莆仙同鄉會媽祖則有向原鄉祖廟或分靈祖廟進香的需要。

#### (一) 香港鎮海宮

香港鎮海宮籌設於 1998 年，由定居香港北角的福建晉江深滬人設立，並於 2000 年正式創立，廟宇坐落於北角亞洲大廈，香港鎮海宮的香火來自晉江鎮海宮，主祀代巡王爺，俗稱阿爺公，雖然廟宇位居大廈內，但鎮海宮亦承襲祖廟，供奉代巡王爺。此外，香港鎮海宮信徒的組成仍有明顯的原鄉關係，主要來自深滬沙崗寮，當地人以施姓為主，並分為土地寮、後山寮、西灣份、蘇庄舖、海尾、東後、雪上份、七甲份、舊房寮與頂角等十角頭，這十角頭均為施姓擔任委員，自 2002 年第一次回福建深滬鎮海宮，每隔兩年組團回祖廟謁祖，<sup>13</sup> 至 2014 年共辦理 7 次謁祖進香。

謁祖進香的神明包括：觀音佛祖、安官公、救伯公、代巡王爺六尊、夫人媽六尊、鄉旗、頭旗、涼傘、彩牌、青刀鑼，這些神明幾乎與晉江鎮海宮相同，代巡六尊王爺回祖廟後，將由新代巡王爺取代，舊代巡王爺則投入大香爐燒毀，農曆四月七日為整個謁祖活動重點，開光儀式由道教會道士主

持，每兩年的進香活動，就有新代巡王爺進駐香港鎮海宮。

香港北角的深滬福建人與福建晉江的深滬福建人的關係是緊密的，因此當香港鎮海宮抵達祖廟後，進香團成員各自回家省親。翌日才回到鎮海宮參加新代巡金身開光慶典。在之後的兩天分別前往靈源寺上香祈求福祉，和設宴宴請十角頭代表和管委會代表。宴畢，護新代巡大駕乘坐直通巴士，返回香港。從他們的流程可以發現，香港鎮海宮回祖廟謁祖亦帶有回原鄉謁拜祖先與省親意義。

晉江鎮海宮除分香至香港之外，亦有晉江人移民至菲律賓所成立的菲律賓鎮海宮，菲律賓鎮海宮至 2010 年已連續 17 次至晉江鎮海宮謁祖進香。<sup>14</sup> 筆者在 2015 年訪問晉江鎮海宮，即見顧問名單有許多來自菲律賓與香港施姓鄉親擔任，足見此廟重建過程，除當地十角頭外，仰賴來自海外同鄉鄉親的援助，同鄉會與民間信仰的並行互動，便是當地代巡王爺信仰復甦的雙重力量。

#### (二) 香港寶泉庵正爐

香港寶泉庵位於北角英皇道麗宮大廈，寶泉庵主祀神保生大帝，旁祀玉皇上帝、觀世音菩薩、三坪祖師以及女媧娘娘。1990 年旅港深滬東安聯友會自福建晉江滬江寶泉庵分靈主祀神保生大帝，〈香港寶泉庵沿革〉提到，當時由旅港深滬東安聯友會吳文造先生代表向滬江寶泉庵保生大帝祈求：願保生大帝賜准旅港深滬東安聯友會裝飾大帝金身分靈香港供奉。保生大帝准示，再進一步請示廟名定為《香港寶泉庵正爐》賜准，而後 11 位東安聯友會代表齊心發願，一定同心協力，使大帝神威在香港發揚光大。<sup>15</sup>

滬江寶泉庵源自清咸豐年間，自深滬後山吳協慶商船在臺灣臺南學甲慈濟宮分靈保生大帝。<sup>16</sup> 這個分靈體系形成橫跨從福建龍海白礁、臺灣臺南學甲、福建深滬、乃至香港北角的保生大帝信仰網絡。香港寶泉庵更多次與深滬寶泉庵共同參加學甲慈濟宮上白礁儀式，共同向白礁祖廟遙祭。1995 年基於祭典需要，香港寶泉庵請宜蘭草湖玉尊宮主委李炳南先生指導，李炳南先生將玉尊宮進香團經驗、組成與培訓，移植至香港寶泉庵，玉尊宮誦經

團更多次親赴香港指導，香港寶泉庵另兩尊祀神玉皇上帝與女媧娘娘就是在李炳南先生的引介下，分別從宜蘭玉尊宮與補天宮分香到香港寶泉庵，此外，香港寶泉庵至深滬謁祖進香，或至臺灣謁祖進香，就以誦經團讚經作為活動特色，學甲慈濟宮的上白礁儀式也曾邀請香港寶泉庵參與，因此香港寶泉庵與深滬或臺灣祖廟的關係相當緊密。

### (三) 顯淋宮

顯淋宮位於北角麗宮大廈。移民至香港的福建南安市奎霞村民於 1985 年創立奎霞同鄉會，進而設立香港奎霞同鄉會有限公司，公司下轄有奎霞大宗祠堂、顯淋宮以及鄉親聯誼中心，這些機構均由香港奎霞同鄉會常務理監事會負責管理。

大宗祠堂與顯淋宮共用空間，大宗祠堂供奉比干公，顯淋宮主祀保生大帝，旁祀玉皇上帝、夫人媽、境主公與三十六將公。顯淋宮保生大帝神誕為農曆三月十五日，多為辦理一般祝壽祭拜。顯淋宮曾於 2011 年參與福建神明祐香江祈福和平大法會，此活動為香港福建人首次舉辦較大規模的法會活動。雖然顯淋宮與寶泉庵位屬同一座大廈，但神誕活動都是同鄉會各自辦理，彼此並不往來襄助活動。

顯淋宮主祀神保生大帝，香火源自南安市奎霞村顯淋宮，兩地宮名是一致的，奎霞同鄉會無固定辦理回祖廟謁祖活動，但祖廟的香火認同是明確的，顯淋宮管理人員進一步說明福建原鄉奎霞村保生大帝的香火，來自白礁慈濟宮。

### (四) 香港石獅城隍廟

香港石獅城隍廟位於北角英皇道美崙大廈。石獅寬仁旅港同鄉會成立於 1991 年，截至 2012 年統計，寬仁旅港同鄉會會員數 300 人。會員基於祭拜原鄉城隍的需求，1997 年自中國福建石獅市城隍廟分靈城隍爺，於 2003 年購置美崙大廈一所單位擴建為現今規模。香港石獅城隍廟主祀石獅城隍爺，旁祀忠祐侯夫人媽、玄天上帝、開山殿七位大總巡、馬舍爺、開山殿七位大總巡、夫人媽、觀音佛祖以及開山殿二十四司。

香港石獅城隍廟最重要的年度活動為每年農

曆五月二十八日城隍爺神誕，除一般祝壽祭拜外，也辦理巡境活動，巡境活動為石獅城隍爺、開山殿七位大總巡與玄天上帝出巡。

廟方人員說明所有的謁祖儀式起駕回駕時間都是由城隍爺決定，城隍廟的信徒以福建石獅人為主，石獅人對於城隍爺深信不已，凡開業、開工等重要活動都會向城隍爺請示，一位信徒分享了城隍爺的顯靈事蹟：這位信徒於廣東設立機械工廠，請示城隍爺後訂定工廠廠房開工日期，及後，氣象預報開工日將有豪雨，於是信徒再次請示城隍爺，城隍爺指示無須更改時間。一到開工時辰，天空烏雲竟然散去，開工儀式得以順利完成。儀式完成後，竟又下起豪雨，種種顯靈事蹟，讓信徒深信不已。

香港石獅城隍廟於 2000 年第一次辦理謁祖進香活動，2013 年辦理第二次謁祖進香，以第二次進香活動為例，5 月 21 日從北角起駕，信徒與神像搭乘巴士回到祖廟石獅城隍廟，於石獅城隍廟停留 3 日，至 5 月 25 日進行晉火儀式後回駕。

從廟宇懸掛匾額的落款，可以觀察到香港石獅城隍廟的網絡關係，石獅新湖旅港同鄉會自第一屆至第七屆均致贈匾額，另有一幅福建石獅城隍廟祖庭匾額，為謁祖進香的紀念匾額，另外，香港石獅城隍廟另掛有香港祿馬將軍殿、香港龍山寺以及臺灣臺南市忠澤堂管理委員會的牌匾，顯示此廟雖為福建石獅人的信仰中心，但仍與其他廟宇相互交陪往來。

### (五) 香港莆仙同鄉會與香港媽祖文化聯誼會

香港莆仙同鄉會為福建莆田與仙遊兩地移民至香港組成的同鄉會組織，香港媽祖文化聯誼會則以香港莆仙同鄉會葵青分會為主，兩者皆以媽祖信仰為主祀神的同鄉會組織。香港莆仙同鄉會成立於 1993 年，同鄉會曾於 1997 年參加福建第二屆媽祖文化旅遊，至 2011 年參與福建神明佑香江湄洲祖廟媽祖香港巡安賜福活動，近幾年每年至莆田參加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並於 2014 年自湄洲祖廟分靈一尊玉媽祖。香港莆仙同鄉會位於新界葵涌葵昌中心，一如在北角的福建人廟宇，位於大廈同鄉會址供奉神祇，香港莆仙同鄉會在 2014 年 10 月 28



日取得由湄洲祖廟頒發的分靈證書，證明莆仙同鄉會所奉祀的媽祖神像是湄洲媽祖廟之分靈寶像。莆仙同鄉會視分靈證書為一種強化祖廟與分香子廟連結的憑證。

湄洲祖廟除了頒發證書外，也贈送分靈廟宇乾隆皇帝頒佈的詔書，這份詔書強調天后信仰由地方私祭提升到春秋致祭（官祀）的過程，香港莆仙同鄉會將證書與詔書懸掛在玉媽祖神像的兩側，主祀神玉媽祖奉祀於木製神龕，並無供奉旁祀神，神龕旁另插有湄洲祖廟令旗。

香港媽祖文化聯誼會位於新界葵涌石蔭路葵發大廈。香港媽祖文化聯誼會在 2014 年 11 月 10 日自湄洲祖廟分香媽祖神像，並取得湄洲祖廟頒發的分靈證書與分靈印章。<sup>17</sup> 這尊以玉為材質的玉媽祖，與上述香港莆仙同鄉聯合會玉媽祖為同一玉石雕琢，由於玉媽祖較為珍貴且重，所以此玉媽祖神龕前另奉有巡遊媽祖，此玉媽祖從湄洲祖廟開光後，香港媽祖文化聯誼會迎回香港荃灣圓玄學院進行安座儀式，圓玄學院為香港著名全真教體系道觀，安座儀式完成後由香港媽祖文化聯誼會組成媽祖車鼓隊迎接至葵發大廈現址，香港媽祖文化聯誼會另為香港莆仙同鄉聯合會葵青分會，其參與的信眾仍以莆田與仙遊福建人為主。

上述六座位於北角或葵涌大廈中的福建人廟宇，說明福建人移民香港，引入原鄉信仰樣態，香港鎮海宮、寶泉庵、顯淋宮與香港石獅城隍廟並沒有供奉媽祖，僅莆仙人從湄洲祖廟迎回媽祖信仰外，媽祖信仰並未普遍出現在香港福建人的廟堂，除了上述六個案例外，另位於屯門的香港鳳山寺與上環的香港聖公壇皆是福建南安人的信仰中心，北角古婆庄天竺庵奉觀世音菩薩則是晉江古婆庄移民香港的廟宇。這些以同鄉會為基底的廟宇經營，原鄉祖籍色彩鮮明，並各自展現具祖籍地廟宇特色的型態（附錄一）。

#### 四、福建神明佑香江：跨祖籍的儀式展演

前述列舉的福建人廟宇案例說明移民香港的福建人具有鮮明的祖廟意識，筆者再以兩個祭典活動，2011 年「福建神明佑香江祈福和平大法會」活動，以及 2014 年以友恭堂鄧氏宗族與沙江廟為

核心的太平清醮活動，說明香港的福建人與廣府人在祖廟意識的差異。

#### （一）福建神明佑香江祈福和平大法會

福建神明佑香江祈福和平大法會為定居在香港的福建人廟宇及社團所辦活動，發起這個宗教活動的是香港聖公壇與香港廣澤尊王慈善基金會。香港聖公壇位於港島文咸西街，主祀廣澤尊王與妙應仙妃，旁祀福德正神、註生娘娘與魁星爺，由南安詩山同鄉會在 2010 年設立。南安詩山同鄉會創立於 2008 年，同鄉會創會會員達 3,000 人。<sup>18</sup> 2010 年農曆九月至十月辦理福建廣澤尊王、妙應仙妃赴香港祈福巡遊活動，此巡遊活動除迎來福建南安市詩山鎮鳳山寺祖廟廣澤尊王外，也迎請龍山宮廣澤尊王與妙應仙妃，龍山宮為廣澤尊王祖居地，鳳山寺為其成神處，兩座廟宇皆被視為廣澤尊王祖廟，福建神明抵達香港後，奉於荃灣圓玄學院供信眾參拜。雖然遠離南安詩山移居香港，香港聖公壇成立後仍依循原鄉行政村區劃分輪值負責廣澤尊王香火，18 個輪值單位，從每單位原鄉行政村，選出一至兩位負責人負責每月初一十五的壇前祭拜，聖公壇年度供奉神明節日活動以農曆二月二十二日聖公寶誕與八月二十二日聖公壽誕為主，聖公壇當日聘請道士進行祇敬與賀壽活動，並舉行聖公踩街活動。

移民香港的福建南安人，除設立南安詩山同鄉會與香港聖公壇外，另有香港鳳山寺，香港鳳山寺又名聖公廟，位於屯門小坑村，創立人洪成濱先生為南安詩山鎮人，因感於定居於香港的南安鄉親祭祀郭聖王的需求，加以郭聖王曾託夢指示設廟，故集結許多南安鄉親之力，於 2008 年創立香港鳳山寺。香港鳳山寺主祀廣澤尊王與夫人妙應仙妃，正殿另恭奉加封保安廣澤尊王牌位，旁祀觀音佛祖與土地公，祭典活動以農曆二月二十二日廣澤尊王寶誕、農曆八月二十二日廣澤尊王千秋以及農曆十二月二十九日香港聖公廟落成慶典為主，正殿後另設置寢殿，許多信徒參拜鳳山寺求子生育即參拜寢殿。香港鳳山寺創立後積極參與南安鳳山寺祖廟的組織與活動，例如洪成濱先生擔任中華鳳山廣澤尊王文化交流協會第一屆理事會理事，並組團參加南

安國際鳳山文化旅遊節相關活動。廟方表示每逢周日或假日，既非初十五，亦非神誕期，屯門聖公廟熱鬧非常，聖公廟組成鑼鼓隊，演練鑼鼓活動，藉以凝聚南安人，近至屯門遠至等香港各區，安溪與永春等閩南鄉親來港探親或自由行人士，也會與香港親人或朋友來聖公廟上香。<sup>19</sup>

2011年7月2日至4日，福建神明佑香江祈福和平大法會活動於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辦，活動主辦單位為中華鳳山廣澤尊王文化交流協會與香港廣澤尊王慈善基金會，參與的香港福建人社團包括：香港莆仙同鄉聯合會、香港漳州同鄉總會、香港閩西聯合會、香港安溪同鄉會、香港奎霞同鄉會、香港南安公會、香港福建三明聯會、香港廈門聯誼總會、香港福建商會、香港寧德同鄉聯誼總會、香港福建永安聯誼總會以及港澳南安競豐同鄉會，祈福法會的道教科儀則由香港圓玄學院承辦。（附錄二）<sup>20</sup>

雖然本次活動由定居香港的福建南安人發起，我們也可以發現湄洲祖廟、惠澤尊王祖廟、安溪清水祖師祖廟以及三平祖師祖廟等祖廟神尊蒞港巡安，對於定居在香港的福建人而言，這是一次難得的宗教活動，儘管參與的福建同鄉會社團有限，然而此儀式活動為不同祖籍的同鄉會搭建共同宗教活動平台，不用遠赴原鄉，也能在香港祭祀原鄉神祇，顯見此活動仍以原鄉祖廟信仰連結為主，不僅標識著福建人的宗教認同，更有別於香港廣府人的信仰儀式。

## （二）福建人與廣府人在祖廟意識的差異：以廈村太平清醮為例

相較於香港福建人廟會活動與祖廟連結，我們從廈村十年一度太平清醮的活動內容，可以看出香港廣府人地方性廟宇活動的特色，整個太平清醮的活動，環繞在一個當地最主要的神祇，沙江廟天后娘娘，及掌握整個宗教活動的友恭堂鄧氏宗族與廈村鄉事委員會。

沙江廟天后娘娘於十年太平清醮的眾神祇中位居大位，亦是太平清醮道教科儀最重要的民間信仰神祇，沙江廟位於新界廈村，主祀天后娘娘，旁祀觀音佛祖、關帝老爺、太歲老爺、福德正神、自

然神與金花娘娘，在神龕前方另有一「五方五土龍神、前方地主財神」的牌位，沙江廟右殿另有兩尊天后娘娘，此天后神像前為平安檀香。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誕是沙江廟最重要的慶典活動，負責管理沙江廟的謝女士表示，每年天后誕有巡遊活動，每個村莊的舞獅隊集合起來巡遊，非常熱鬧。她也提到來沙江廟擔任廟婆實為與天后娘娘有緣。謝女士曾因為腦中風，說話表達不僅困難，四肢行動也不便，醫生說此中風很難痊癒，後因來到沙江廟，向天后娘娘祈求，不久後竟然不藥而癒，為了感謝天后娘娘恩德，因此決定到沙江廟擔任清掃工作，後來便受友恭堂委託，長期在沙江廟擔任廟婆工作。對於廈村當地人而言，天后娘娘的靈驗與靈感，是相當出名的，也因此十年一度的廈村太平清醮，沙江廟天后娘娘是廈村友恭堂下數個圍村最重要的神祇。

十年一度的廈村太平清醮，從2013年籌備到2014年初前往沙江廟卜選緣首揭開序幕，再到年底正式醮儀階段橫跨一整年時間，主要醮務活動密集於2014年10月23日至31日共九天，起壇日為10月26日，當日上午10時迎神登壇可以窺見全數登上醮棚的神祇，最先登上醮棚的當然是沙江廟天后娘娘，我們在祭典前三個月所見的沙江廟天后神像，與醮儀當日的天后神像並不一樣，同一尊天后神像，由於10年才離開沙江廟一次，因而廟方在天后的神像容貌整修上花了一番功夫，第一名緣首與其家人在10月25日當日下午必須到沙江廟幫天后娘娘換裝，為天后換裝是緣首的女性家人的權利，整個過程的儀式專家便由謝女士擔任。

太平清醮活動持續到11月1日送諸神回鸞、拜表並祈福謝恩後活動即圓滿結束。從「甲午年太平清醮主要醮務事項表」（附錄三）可以發現太平清醮的地方性與地方鄧氏宗族密不可分，道教科儀由青松觀主持，醮儀事務由廈村鄉事委員會統籌，參與醮儀的信眾為友恭堂鄧氏宗族，行香範圍為參與醮務的圍村，儘管今年我們所觀察到的行香隊伍順序已有別於華琛（James Watson）在1974年的研究紀錄，在1974年的廈村太平清醮，華琛提到行香隊伍順序最前為祥降圍，新圍為廈村最富有的村落，故新圍村民總是爭取排在祥降圍後，

在 2014 年的廈村太平清醮，新圍的重要性已凌駕所有圍村，甚至取代歷史最久的祥降圍，祥降圍已排在村落第五順位，我們從多數緣首來自新圍鄧氏族一事上不難發現其影響力，行香隊伍雖然在這 30 年間產生了變化，沙江廟的影響依舊重要，經由訪查的結果與太平清醮觀察，廈村的民間信仰活動並沒有受到來自湄洲祖廟媽祖的些許影響，這一點與上述福建神明佑香江活動有很大的差異。

另外，迎神登壇的神祇除沙江廟天后娘娘外，另可分為神像類：玄天上帝、護村石獅感應爺、福德正神與楊侯，或各圍村請神牌位，例如福德土地元君之神位、護國天后元君之神位、神武忠義關聖帝君之神位、門丞戶尉井竈神君之神位、欽命巡撫大老爺、楊侯座前文武將軍神位、東頭圍門福德正神神位、廈村東頭村社稷之神位、加封庇民天后元君神位、門丞戶尉井灶神君神位、金花福主晉惠夫人神位、土地公公婆婆、社稷守護大神、關雲長大將軍、觀世音娘娘神位、石土大王神位、土地大王神位、車公大元帥神位以及護村大皇等神位。

這些多元的神祇說明鄧氏族人在神祇的需求方面，並非只限於天后娘娘，因而我們認為華琛的神祇標準化論點僅能解釋漢人民間信仰正統觀的局部，有為數更多的神明入列村落，並未趨於官祀的一致性標準，我們更可以在許多圍村的醮儀公告中，找到許多不同於天后信仰的廟宇，例如東頭三村的楊侯宮等，在東頭三村金龍開光點睛儀式、接神起壇以及儀式前集合均以楊侯宮為核心，地方性神祇仍維持重要的地位。

比較香港的福建人「福建神明佑香江祈福和平大法會」活動，以及香港廣府人友恭堂鄧氏宗族與沙江廟為核心的太平清醮活動，兩者在祖廟意識的差異為福建人有原鄉祖廟認同的需求，廣府人太平清醮活動為一地方性重大醮儀，沙江廟廟方人員亦表示從未至湄洲祖廟進香，在香火權威的運作上，福建人習於連結原鄉，廣府人並不以神祇祖廟作為認同依據，我們認為神祇標準化的論點應置於當代現象的觀察，並考量民間信仰的地域性及民族的差異，才能符合民間信仰多元面貌的精神。

為了從比較觀點理解福建人廟宇習於謁祖現象，我們另調查了佛堂門天后古廟、筲箕灣天后古

廟、香港島天后古廟、新界廈村沙江廟、新界新田東山古廟、屯門天后古廟以及青山三洲媽廟。佛堂門天后古廟、筲箕灣天后古廟、香港島天后古廟為華人廟宇委員會管理，廈村沙江廟為友恭堂鄧氏宗族管理，天后古廟信眾主體為廣府人。我們所觀察到的現象與廖迪生在香港天后研究中提出香港有別於臺灣，香港各天后廟之間沒有從屬關係，沒有構成宗教網絡組織的論點並無二致，但我們認為應從比較的視角論證廣府人與福建人對祖廟意識理解的差異。本研究進一步指出在香港北角定居的福建人，有明確的祖廟意識，福建人創廟有明確的原鄉香火關係，以定期或不定期的方式謁祖進香，這一點與廣府人呈現相當不一致的現象。

## 五、結論

丁荷生提到，反省華南學派過度聚焦於國家神祇標準化以及中華帝國認同的形成與對地方的控制，我們應該以互動的觀點及區域史的角度切入，觀察地方社會文化如何持續變化和轉型，發展社會組織和儀式的新型式。他提醒，透過追溯宗族、同鄉會、佛寺分廟、廣泛分布的廟與分香網絡，靈媒信仰的網絡等多元化的系統如何在東南亞不同地區相互作用，以及他們如何聯接不同的方言群體，更可以引導中國地方歷史研究成為一種新的全球史，探討亞洲貿易網路的文化元素，這一分析方法如果應用於東南亞華人社區歷史研究，也大有潛力可為。我們也認為，過去如華琛關注神祇標準化與科大衛（David Faure）透過宗族研究討論帝國治理華南地區的過程，無法避免將不同的區域與地方視為整個中華帝國意識形成的一部份的視野侷限；香港、東南亞和臺灣民間信仰在組織結社與儀式互動上的多元面貌則可以視為一種逸出於帝國之外的文化元素，在各自的歷史條件、當代國家治理與社會環境中與中國原鄉產生各種橫向的互動、影響、變異，以及新的意義。因此，以香港福建移民創建的廟宇，在探討福建移民分香廟與神明祖廟跨境跨國研究上將提供中國史、東南亞區域史一種更為多元解釋觀點。

香港聖公壇總幹事向筆者形容同鄉會所也是神明祭拜場所的原因：只有神明才能凝聚鄉親。陳

志明亦指出：「親屬與宗教情感都在華人與祖籍村的聯繫扮演重要角色。隨著近親逐漸逝去，對祖先和宗族神祇觀念之宗教情感將使該聯繫繼續延續。對在中國共同神祇的宗教認同同樣確保華人對中國的持續興趣，無論中國的經濟、政治發展如何」。<sup>21</sup> 香港福建移民以民間信仰為載體，環繞在「祖廟-子廟」與「祖鄉-同鄉」兩組概念下，「神與人」中介其循環與延續，在同鄉會各自運作或是參與跨祖籍宗教活動，都能扮演凝聚同鄉的重要角色。

此外，透過香港同鄉會廟宇與祖鄉神明祖廟，我們也能探討華琛理論是否適用於香港同鄉會廟宇或有其不足之處，華琛從香港廈村與新田的研究提出「神祇標準化」的觀念，國家「欽准」神祇的創造，例如天后，透過地方菁英的運作，使地方信仰呈現出「欽准」神祇的樣貌，一方面信仰獲得合法化，另一方面地方菁英得以提高自己及其鄉里地位，他並提到，地方神明的提升過程相當順利，到清朝中葉，地方神明已逐漸由少數欽准的神祇取代。華琛與西方漢學家共同關心的問題是，中國幅員遼闊，帝國晚期的統治，如何將國家邊緣的人群，整合到國家的框架內。本文第三部份闡述香港民間信仰廣府人與福建人在祖廟意識的差異，以廈村為例，雖然廈村鄧氏宗族自清代以「天后」作為主要的神祇信仰，看似經由神祇標準化統一諸神，但我們也能從十年一度的太平清醮的醮棚中，看到許多非天后信仰，在廈村太平清醮的傳統中，參與太平清醮的所有圍村神祇，在這幾天都一同登上醮棚鑼醮。換言之，對廈村鄧氏宗族而言，天后固然重要，其他神祇亦不能得罪，我們在整個儀式過程，看不到些許帶有祖廟意識的運作，當然也無分香子廟與湄洲祖廟的關係，至於福建人，移居香港則從原居地香火分香，於是在北角可以看到石獅人的城隍廟、晉江人的代巡王爺、深滬人的保生大帝以及在屯門的南安人廣澤尊王鳳山寺，比對祖廟與子廟的奉祀神明，天后對他們而言不若原鄉神祇重要，並以固定或非固定時間回鄉省親並謁祖進香，經由廣府人與福建人在謁祖進香的比較，就能說明神祇標準化理論的不足之處，以及在當代討論所必須顧及不同地域的差異。另外，張珣從湄

洲祖廟大型石雕像所引發的媽祖造像與挪用現象討論「標準化」問題，提到地方頭人、菁英份子、工藝師與信徒共同合作謀略，完成媽祖造像，因此標準化為一由上到下，由下到上雙方共同謀略的過程。<sup>22</sup> 筆者在莆仙同鄉會與香港媽祖文化聯誼會所觀察到的媽祖神像，玉媽祖神像實與湄洲祖廟廟內神像並不相似，香港媽祖文化聯誼會另尊巡遊媽祖木雕神像，則迎請湄洲祖廟已雕好的神像，筆者在2015年湄洲祖廟訪問即見數尊相同神像列於寢殿，等待其他廟宇、海外團體或個人請神分香，祖廟並授與標準化的分靈證書、印鑑與清皇帝詔書，祖廟在神像「標準化」的過程扮演重要角色。因此，福建各神明祖廟在國家或地方政府賦予整合各地華人民間信仰的任務，可為未來討論民間信仰「標準化」問題，提供更符合當代意義的觀察。

近年來透過新加坡華人回中國原鄉祖籍地建設，重建宗祠進而參與原鄉廟務並重建原鄉廟宇，柯群英以安溪柯氏為例，探討新加坡華人移民從宗族到跨國網絡關係的建立，指出在安溪復興宗教傳統，對安溪當地村民而言為現世需求而求神拜佛的心理，與新加坡華人相類似，此等共同宗教心理，以及對公祭活動的共同認可，使得兩個不同群體走在一起，共同再造宗教儀式。共同的宗教儀式實踐，為兩個群體提供了一個交流的平台，而祖鄉官方的參與出席、宗教合法化與宗教作為社會經濟資本亦是值得關注的焦點。<sup>23</sup> 另外，從參與中國官方與湄洲祖廟主導的中華媽祖交流協會或中華鳳山廣澤尊王交流協會等案例，可以發現全球化、交通便利與資訊時代下的華人宗教現況，已不再是中華晚期帝國的圖像，我們必須考量到更具現代意義與不同國家的政治脈絡，才能理解「是什麼使中國社會聚合在一起」<sup>24</sup> 這樣的問題在當代產生的變化。簡而言之，民間信仰的宗教與政治層面，兩者不易區別，自宋代以來的官府認可祠廟合法性，而民間亦自有一套回應的方式，在當代，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祖廟，亦有相同的現象，福建各地原鄉祖廟或湄洲祖廟與等皆有其對臺或海外華人宗教交流的整合目的，而本研究亦提出另一層次的觀察，將祖廟現象用民族學的視角解析，進而提出廣府人與福建人存在謁祖進香觀念上的差異。

雖然我們嘗試以跨境跨域比較視角討論福建人移民香港的同鄉會廟宇與祖廟現象，然而本研究仍有許多侷限，例如與由香港返回祖鄉刈取祖廟香火相關儀式的深度描繪，或是由東南亞如菲律賓晉江同鄉會與香港晉江同鄉會等多點跨境同鄉廟宇網絡亦未能全面探索，這些問題均有待後續研究。我們相信，神明作為同鄉社團運作的重要載體，福建同鄉社團經由與祖鄉互動交流，以及整合性的民間信仰儀式展演，亦將持續引入福建神明信仰型態，進而豐富香港民間信仰的圖像。

### 註釋

- <sup>1</sup> 王國華主編，《香港文化導論》（香港：中華書局，2014），頁 237。
- <sup>2</sup> 李培德，〈香港的福建商會和福建商人網絡〉，《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 1 期（2009），頁 66-73。
- <sup>3</sup> 李培德，〈華商跨國網絡的形成、延伸和衝突：以胡文虎與陳嘉庚競爭為個案〉，《華人研究國際學報》，第四卷，第 1 期（2012），頁 53-74。
- <sup>4</sup> 邱淑如、林進光、何展云，〈從不同時期華人會館的成立探討香港華人移民史〉，《國家圖書館館刊》，第 2 期（2014），頁 131-152。
- <sup>5</sup> 林聯華，〈論東南亞泉州籍同鄉社團與祖籍地的聯繫〉，《東南亞研究》，第 5 期（2010），頁 79-84。
- <sup>6</sup> 林藹云，〈漂泊的家：晉江 - 香港移民研究〉，《社會學研究》，2006 年，第 2 期，頁 134-161。
- <sup>7</sup> Steven P. Sangren, "American Anthropology and the Study of Mazu Worship", 收入林美容、張珣、蔡相輝編，《媽祖信仰的發展與變遷：媽祖信仰與現代社會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雲林：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2003）。
- <sup>8</sup> Jonathan H. X. Lee (李順化), *Transnational Goddess on the Move: Meiguo Mazus Celestial Inspection Tour and Pilgrimage as Chinese American Culture Work and Vernacular Chinese Religion*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2009).
- <sup>9</sup> 丁荷生，〈碑刻、地方史料與田野調查專輯：導言〉，《民俗曲藝》，第 167 卷，第 58 期（2010），頁。
- <sup>10</sup> 香港福建同鄉會編，《輝煌歷程：香港福建同鄉會成立七十五周年慶暨第二十三屆理監事就職典禮紀念 1939-2014》（香港：香港福建同鄉會，2014）。
- <sup>11</sup>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編，《香港福建社團聯會第九屆會董就職典禮》（香港：香港福建社團聯會，2013）。
- <sup>12</sup> 廖迪生，〈地方認同的塑造：香港天后崇拜的文化詮釋〉，收入陳慎慶編，《諸神嘉年華：香港宗教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頁 222-235。
- <sup>13</sup> 施振榮編，《香港鎮海宮建宮五周年紀念特刊》（香港：鎮海宮，2005）。
- <sup>14</sup> 施青剛主編，《鎮海宮》（晉江：福建晉江鎮海宮董事會管委會，2010）。
- <sup>15</sup> 香港寶泉庵正爐有限公司編，《香港寶泉庵正爐》（香港：香港寶泉庵正爐有限公司，1997），頁 26-30。
- <sup>16</sup> 周儀揚編，《滬江寶泉庵》（晉江：滬江寶泉庵董事會，2005），頁 21-25。
- <sup>17</sup> 林平基等編，《香港媽祖文化聯誼會首屆理監事就職典禮特刊》（香港：香港媽祖文化聯誼會，2015）。
- <sup>18</sup> 陳勇生編，《香港南安詩山同鄉會暨廣澤尊王慈善基金會》（香港：香港南安詩山同鄉會，2008）。
- <sup>19</sup> 洪成濱編，《香港鳳山寺》（香港：香港鳳山寺聖公廟，2012）。
- <sup>20</sup> 整理自 2014 年 10 月香港鳳山寺田野紀錄，洪成濱先生口述，並參考福建神明佑香江祈福和平大法會活動光碟。
- <sup>21</sup> 陳志明，《遷徙、家鄉與認同：文化比較視野下的海外華人研究》（北京：商務書館，2012），頁 278。
- <sup>22</sup> 張珣，〈媽祖造像、挪用現象與「標準化」問題討論〉，《考古人類學刊》，第 82 期（2015），頁 5-26。

<sup>23</sup> Kuah, Khun Eng (柯群英) *Rebuilding the Ancestral Village: Singaporeans in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柯群英, 《重建祖鄉：新加坡華人在中國》(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3), 頁 156-167。

<sup>24</sup> 此問題為華琛於 1988 年所提出，原文 “What held Chinese society together?” 參見 James L. Wat-

son,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funerary rites” Elementary Forms, Ritual Sequence, and the Primacy of Performance.” In *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Edited by J. L. Watson and E. S. Rawski, et 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3.

### 附錄一、香港福建移民分香廟與福建原鄉祖廟祀神比較表

(根據筆者2008、2014、2015年田野記錄編製)

廟名	型態	主祀	旁祀
香港鎮海宮 (香港華峰校董會)	分香廟	阿爺公	觀音佛祖、安官公、救伯公、代巡王爺六尊、夫人媽六尊、財神爺
晉江鎮海宮	祖廟	阿爺公	青王公、夫人媽、樹王公、土地公、聖王公、聖王公夫人媽、閻君公(夫人媽)、文昌公、城隍公、什王公、馬少爺、代巡王爺十三尊、鎮海船公、財神爺、金童子
香港寶泉庵 (旅港東安聯友會)	分香廟	保生大帝	玉皇上帝、觀世音菩薩、三坪祖師以及女媧娘娘
滬江寶泉庵	祖廟	保生大帝	秦王府
香港石獅城隍廟 (石獅寬仁同鄉會)	分香廟	忠佑侯城隍爺	忠祐侯夫人媽、玄天上帝、開山殿七位大總巡、馬舍爺、開山殿七位大總巡、夫人媽、觀音佛祖以及開山殿二十四司
石獅城隍廟	祖廟	忠佑侯城隍爺	二位尊王、土地公、城隍夫人、開山殿七代巡、觀世音菩薩、斗姥元君、太歲

附錄二、福建神明佑香江祈福和平大法會活動流程

2011 年 7 月 2 日	迎鑾接駕	<p>神明登壇順序</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3：30 分香港聖公壇與香港聖公廟廣澤尊王牌位、廣澤尊王與妙應仙妃金身</li> <li>14：00 湄洲祖廟媽祖金身蒞臨 香港莆仙同鄉會信眾</li> <li>14：30 南安市社壇雲龍寺惠澤尊王金身駕臨</li> <li>14：45 武平均慶院定光古佛金身駕臨</li> <li>15：00 香港顯淋宮保生大帝</li> <li>15：10 安溪清水岩清水祖師</li> <li>15：20 漳州三平寺三平祖師（香港漳州同鄉總會進入廣場後，信眾與工作人員高喊「進啊！進啊！」遂將神轎扛至棚內場外舞獅團）</li> </ol>
	安神淨壇	由道士主持，廟方代表與信眾在後，道士讀經、安神與淨壇，結束後信眾插香
	祥獅獻瑞	舞獅表演
	玄門晚課	香港圓玄學院
2011 年 7 月 3 日	玄門早課	香港圓玄學院：太上玄門功課經
	入場儀式	各代表團繞行維多利亞公園並依序入列
	開幕儀式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與會單位包括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港島工作部、福建省委統戰部、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全國政協常委、福建省道教協會、香港道教聯合會</li> <li>奏國歌</li> <li>雄獅點睛，由上述來賓依序為舞獅點睛</li> <li>來賓致詞與頒發感謝紀念品</li> </ol>
	平安米派發	
	發奏科儀	朝拜儀式：湄洲祖廟廟方代表人在前，信眾在後，依序由不同神祇與社團代表祭拜
	妙共進寶	道教科儀
2011 年 7 月 4 日	觀三界燈	南安惠澤尊王、雲龍寺廟方代表三人，餘信眾在後
	供諸天科	香港圓玄學院經生團主持
	觀百神燈	香港圓玄學院經生團主持
	普施	香港廣澤尊王慈善基金會
	凱旋回歸	15：00 各神明凱旋回歸

## 附錄三、廈村十年一度太平清醮的活動程序

整理自鄧永成等編，《廈村鄉約—甲午年建醮特刊》（香港：廈村鄉約甲午年教務委員會，2014），頁 41-42。

九月三十日	10 月 23 日	上午八時半	作齊灶（承商到會免作。布置醮棚及旗飾）
		下午七時	莆上祭英雄（總務與喃嘸決定時間）
閏九月初一日	10 月 24 日	下午七時	祠堂角祭小幽（佈置辦公棚和公廠）
閏九月初三日	10 月 26 日	上午六時	取水淨壇（起碼前三名緣首同往，最好前十名同往）
		上午八時	揚旛；即豎旛杆／朝儀
		上午十時	迎神登壇：大會備兩部車，由喃嘸帶領緣首及父老等到沙江廟、靈渡寺、大頭山……等地迎神
		下午三時半	金龍開光：簪花掛紅（元朗民政事務專員），金龍點睛（元朗警區指揮官總警司）採青
		下午四時半	啟壇典禮：局長主持剪綵和上香 發功曹（緣首陪同）
閏九月初四日	10 月 27 日	上午八時半	行香隊伍集合 早膳（八時半朝旛，緣首陪同）
		上午九時半	出發行香，順次序為： 1. 大會金龍 2. 新圍 3. 錫降村 4. 錫降圍 5. 東頭三村 6. 祥降圍鳳降村 7. 新生村 8. 輞井圍 9. 田心村 10. 李屋村 11. 紫田村 12. 白泥村、廈村市、沙洲里 路程：祠堂 錫降圍 祥降圍 新圍 錫降村 巷尾村 羅屋村 東頭村 鳳降村 沙江廟 輞井圍 沿天水圍河西行人路至沙洲里回棚
閏九月初五日	10 月 28 日	上午九時半	出發行香，次序與昨天相同，路程如下：1. 廈村市 2. 新屋村 3. 新生村 4. 新李屋村 5. 田心村 6. 田心球場 7. 青磚圍 8. 屯子圍 9. 新慶村 10. 紫田村 11. 小坑、寶塘下（喃嘸／緣首）。行香隊伍橫過公路到 12. 泥圍 13. 順風圍 14. 鍾屋村。過田心球場，經田廈路至田心路東行到河邊，回程經 15. 沙洲里，回醮棚。
		下午八時半	散花
閏九月初六日	10 月 29 日	上午九時半	正醮日，全體委員、父老列隊迎接來賀醮之友好村落鄉親及嘉賓，祥龍、醒獅、麒麟助慶，並素筵款待。
		下午八時	迎榜：全體緣首齊集廣場榜棚，拜祭及稟告天庭陸續上榜（緣首提著燈籠，鑼鼓聲響，道長唱名）迎聖
閏九月初七日	10 月 30 日	上午九時半	出發行香：車隊到元朗安興街集合，全體隊伍依第一日次序沿渠邊前往 1. 大樹下天后廟 2. 水蕉老圍 3. 水蕉新村。全部上車向南邊圍出發（停大昌附近慢線） 5. 步行到南邊圍。採訪完畢，登車回程、到醮棚散隊。
		下午二時	施化子：捐贈予慈善機構 喃嘸領導第一名至四十九名緣首，參加禮拜北斗
閏九月初八日	10 月 31 日	下午四時	祭水幽、放水燈（即走文書、放生）
		下午八時	水陸祭大幽：化大士、圓隆／元隆。午夜過後做齋。翌日上午酬神，由十名緣首及多位委員同行，酬謝神恩，下午行符。



# 消失村落的重聚

## ——香港薄扶林道西國大王廟的孟蘭勝會

陳康言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

在香港島南區薄扶林道接近置富花園附近的斜坡，有一塊正面寫上「西國大王」，背面寫上「合境平安」的牌匾。往下走幾級，就會找到西國大王廟。西國大王是昔日為牛奶公司在薄扶林牧場工作的海陸豐人所信奉的神祇。他們以往聚居在薄扶林村對出的山坡，組成了一條村落，稱為「草寮」或「鶴佬寮」。自 1972 年，牛奶公司被置地公司收購後，一眾以割草飼牛為生的海陸豐人漸漸搬離該區，最終「草寮」的土地亦被政府收回。約四十年後的今日，「草寮」已不復存在，昔日的居所已成為一片茂密的樹林，只剩下西國大王廟還可讓外人了解到此處過去的足跡。在每年的農曆七月十四日，搬出的村民仍會回到西國大王廟慶祝孟蘭勝會。村落雖已消失，但作為宗教活動的孟蘭勝會，仍有著凝聚昔日村民的社會功能。村民自發地組織管理委員會以維持西國大王廟的運作和團結已四散的村民。本文旨在探討西國大王廟的孟蘭勝會是怎樣運作以及如何作為凝聚昔日「草寮」居民的媒介。<sup>1</sup>

### 一、薄扶林道「草寮」的歷史與西國大王

香港開埠初期，在港的歐洲人缺乏生活上必備的牛奶，故一直尋覓地點以興建牛房生產牛奶。1886 年，來自蘇格蘭的文遜（Manson）醫生和幾位商人以薄扶林位處市區附近，但與市區又有一定距離，而且水源充足，天然環境甚佳，選定了薄扶林為牧場。因此牛奶公司便在薄扶林一帶設立牧場。牛奶公司在 1918 年收購香港冰廠後，牧場更加不斷發展，業務亦蒸蒸日上，由沙宣道到今天置富花園一帶都是牛奶公司的資產土地，面積覆蓋今日的置富花園、華富邨、伯大尼、數碼港等地。乳牛的數量亦由牧場建立初期時的 80 隻，增加至全盛時期的 1,500 隻。<sup>2</sup> 除牧牛外，牧場亦有發展

不同的畜牧業，包括飼養雞、羊、豬等。牛奶公司牧場帶動了當時整個薄扶林區的發展。為了照料牛隻以及進行生產，牛奶公司須要僱用大量的工人。在此背景下，很多海陸豐人因工作機會而移居到薄扶林區，並開始組織起屬於自己的社群。

在牧場內任職的海陸豐人主要負責幫牛奶公司進行勞動性工作，包括榨取牛奶、種草、割草、飼牛和清潔牛糞等等。及後愈來愈多同鄉前來工作，並且聚居在一起，因此牛奶公司在今天西國大王廟下方的山谷建造了宿舍。宿舍類似新界原居民的單棟式的圍村村屋，約有三棟。日後工人人數逐漸增多，聚集成村，形成了「草寮」，或稱之為「鶴佬寮」。由於村民都是負責幫牛奶公司種草和割草，故稱所居住的地方為「草寮」；而「鶴佬寮」一詞則是由村外人所取的。<sup>3</sup>「草寮」全盛時期有多達二百多人居住。當時在薄扶林村附近亦有牛奶公司的職員宿舍，不過那裡多是客家人和廣東人，各族群的工作性質不一樣。

據西國大王管理委員會的謝先生說，由於海陸豐人人數太多，三棟的宿舍位置供不應求，故此有部份人搬到薄扶林村和鄰近的宿舍居住。<sup>4</sup> 海陸豐人在牛奶公司工作，雖然薪水不多，但仍足以糊口。<sup>5</sup> 所以他們都把自己的妻子、兒女接到香港，在薄扶林生活、讀書，在此落地生根。<sup>6</sup>

以前由置富花園到華富村一帶都是尚未發展的山頭，比較荒蕪，只有為數眾多的牛房。工人們每日要到牛房榨取牛奶三次，第一批工人在每天凌晨一時左右便要開始工作。由於是在半夜工作，不少工人都聲稱在牛房附近見到鬼。為了安定人心，一位姓江的村民便從自己家鄉汕尾請了西國大王神像到薄扶林「草寮」供奉。<sup>7</sup> 請了西國大王神像到村裡坐鎮後，村民再沒有傳出鬼怪的故事。另一方面，由於 20 世紀初年的醫學水平尚未發展

完善，在畜牧的時候往往感染病毒，例如炭疽病。據說西國大王有可以防治疫症的法力，於是村民便供奉「西國大王」，以求保佑。<sup>8</sup>自 1900 年開始，「草寮」的村民在每年的農曆七月十四日，亦即盂蘭節當天，舉行祭祀西國大王，以求保境安民。<sup>9</sup>牛奶公司的管理階層，為表示尊重「草寮」村民的風俗，會出錢贊助該項宗教活動。

1972 年，牛奶公司被置地公司收購，牧場的土地被發展為私人屋苑，伴隨着牧場工作的結束，「草寮」村民亦因而失去工作而被迫撤離薄扶林。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草寮」的居民漸漸各散東西，「草寮」亦因而走向歷史，原來的宿舍亦被政府清拆。但是，由於西國大王的神龕仍然留在薄扶林，這造就了昔日的「草寮」村民仍會每年於盂蘭勝會重聚的契機。

## 二、西國大王廟的建構

西國大王廟一共分為兩層，在一個露天的位置，沒有遮掩，只有一幅帆布掛在上層的諸神神龕、神牌和神像之上。從薄扶林道的樓梯往下走會先到第一層。這裡是供奉諸神神壇的位置。由近樓梯的位置開始分別供奉着土地公、諸位福神、西國大王、福德老爺和東山姑婆媽。西國大王是主神，故位居廟的正中央。其他的神祇即在兩旁，而且都有一幅寫上該神祇名字的旗幟掛在前方。只有土地公所佔的位置比較狹小，而且沒有專屬的旗幟。在一眾神祇的旁邊即是西國大王管理委員會的辦公室、洗手間和化元寶的地方。辦公室外貼了一張寫上各方善信捐獻支持盂蘭勝會的告示。

而再往下一層即是一個比較開闊的平台。在樓梯的旁邊有一個用階磚砌成的石階，上面放着香和燒豬等祭品。在石階前方即有一個天地父母亭和一個化寶爐。廟宇以連接薄扶林道的樓梯為唯一出入，背向薄扶林道擋土牆，面向昔日「草寮」位置。但現在前方已是政府的土地，被鐵絲網圍着，外人不可進入。

西國大王廟雖已有百多年的歷史，但現在的格局是十年前西國大王管理委員會出資改建的。在這之前西國大王廟的格局都比較簡陋，只有用水泥建成的一個半圓型神龕的位置。據委員會主席莊先生

指，這是因為當時的村民比較窮，沒有足夠能力和金錢去建設廟宇。而且，當時的村民只視薄扶林「草寮」為他們暫時的居住地而非故鄉，所以沒有發展。

西國大王神龕所在的位置曾經歷數次移動。第一次是在上世紀 60 年代興建華富邨時所作出的改動。為配合屋邨的落成，須要擴建薄扶林道。由於擴建工程影響到神龕的位置，所以村民只好把神龕搬到今天薄扶林道的擋土牆的下面。第二次移動即在 12 年前，當時地政署要維修薄扶林道的擋土牆，發現西國大王神龕在擋土牆附近的位置，於是要求村民把神龕遷移，昔日「草寮」的村民便將神龕搬到現址，並擴建成今天見到的西國大王廟。<sup>10</sup>

現在的西國大王廟已不止西國大王一位神祇，更有土地公像、福德老爺像、東山姑婆媽像、寫上「諸位福神」的石碑和一個天地父母亭。據莊先生解釋，在請了西國大王後，村民亦請了福德老爺來到「草寮」。兩個神祇本來安放在村中不同位置，但之後由於薄扶林道的修建影響到福德老爺的擺放位置，所以為了方便起見便把福德老爺跟西國大王放在一起。<sup>11</sup>除了放在村子裡的這兩位神祇之外，當時各家各戶都有在自己宿舍拜祭個別的神祇。<sup>12</sup>在宿舍拆毀時，他們便把自家供奉的神像都集中到西國大王神龕的位置。<sup>13</sup>

## 三、盂蘭勝會的記錄<sup>14</sup>

西國大王管理委員會大約成立於十年前，並且在四年前向警察牌照課註冊為合法的非牟利組織。<sup>15</sup>今天，「草寮」的村民已搬到香港不同地方居住。例如主席莊先生住在華貴邨，司庫謝先生住在堅道，村民江先生和江女士住在西貢，但他們仍會回到西國大王廟去參加盂蘭勝會。西國大王委員會承擔起凝聚村民的中樞機關。幾位成員除了通知一眾舊村民祭祀的日期、時間外，更承擔起打理西國大王廟的工作，包括管理祭祀的經費。據司庫謝先生解釋，每年舉行盂蘭勝會和尾牙祭祀前，一眾舊村民會向委員會捐出若干金錢，一般是數百到一千元。委員會把收到的金額和捐款者的名字寫在紙上，並且張貼在廟內，以感謝村民對祭祀儀式的支持。舊村民的捐獻除了一方面顯示出「草寮」

的舊村民對「草寮」的歸屬感外，亦令到孟蘭勝會有足夠的經費去營運。<sup>16</sup>

西國大王廟在孟蘭節當日會進行祭祀儀式，由西國大王管理委員會所籌辦。<sup>17</sup>儀式的祭品全由委員會主席莊先生預早一星期左右訂購，在祭祀前一天送到西國大王廟。祭品包括三隻燒豬、約十箱的金銀元寶、三枝大香，以及一套大王公衣。拜祭後，燒豬會分給前來拜祭的善信，其餘的全是用作祭祀神祇和野鬼之用。

就筆者所見，整個孟蘭勝會大約可以分為早、午兩個部份，在早上七時左右，委員會成員點起三枝大香，表示孟蘭勝會開始。早上是開放給善信前來自由參拜。由早上八時左右到下午二時，不斷有善信前來參拜。他們大多是昔日「草寮」的村民，有少部份住在附近的居民。<sup>18</sup>善信大多自備祭品，包括金元寶和各式各樣的水果。他們來到廟後，首先會把祭品放在神壇前，再跪在壇前祈禱和上香參拜。之後會再到下層的天地父母亭重覆相同的拜祭行為，再化元寶。由於每位善信祈禱和上香的時間都不一樣，所以有部份人只需十分鐘便完成參拜過程，亦有人拜祭了半小時以上。部份善信，多是「草寮」的舊村民，會放下數百元的捐獻。<sup>19</sup>而每位善信離開時都會收到一份燒肉作禮物。過了中午，來參拜的善信漸漸減少。到了下午二時左右，委員會的成員將所有的金銀元寶和大王公衣放進化寶爐，獻給廟的神祇和其他孤魂野鬼，結束了所有祭祀儀式。

據善信江女士指，在 60 年代「草寮」村仍存在時，慶典的規模比現在的大很多，氣氛亦更為熱鬧。以往孟蘭慶典是「草寮」村十分重要的節日，參與者除了一眾村民外，更吸引到薄扶林村和附近的居民一同參與。在祭祀活動方面，除了拜祭外，更會有神功戲表現。而且，有別於今天下午開始化元寶的做法，當年是孟蘭節當晚十二時才會燒衣。在派發給善信的禮品方面亦更多樣化。除了燒肉外，亦會把其他祭品，比如水果，派發給村民。

據委員會成員謝先生指，由於孟蘭節當天是星期四，不少善信仍要工作，所以在早幾天的週末開始已有善信前來拜祭。再加上祭祀當天上午曾經下雨，會影響到前來拜祭的人數。在祭祀儀式結束

後，委員會的成員和善信亦陸續離開。

每年除孟蘭節外，「草寮」的舊村民亦會於「尾牙」（即農曆十二月十六日）在西國大王廟舉辦慶祝活動。尾牙是村民慶祝新一年快到的活動。尾牙當晚亦會有飲宴聚會，在香港仔的酒家設宴約十圍酒席。除了上述兩個節日的祭祀外，村民在春節時也會相聚。春節時雖然不會拜祭西國大王，不過他們仍會進行團拜。由此可見，再凝聚「草寮」社群的活動是會持續進行的。

據委員謝先生解釋，早在西國大王廟成立之初，「草寮」的村民已負責籌辦孟蘭勝會和尾牙聚會，這傳統已一代一代地傳承了百多年。直到「草寮」被拆毀後，四散的村民依然會組織起來，並且進行祭祀活動。謝先生說：「大王公都保留了這麼久。進行祭祀活動都是為了紀念祖先和安撫遊魂野鬼。自從把神明請到了這裡之後，便一直都在做，都過了這麼多年，即使已經搬離了薄扶林亦不想終止祭祀。」昔日「草寮」的村民因為這個信念而堅持舉辦孟蘭勝會，並從中重新確認共同的歷史，透過宗教儀式重新肯定他們自己的「草寮」成員的身份。他們更會因為自己是「草寮」的一份子而有自豪感。<sup>20</sup>

#### 四、消失村落的重聚：孟蘭勝會中的社群再凝聚

「草寮」雖早已消失，但透過一種宗教的活動，即每年的孟蘭勝會，仍可以將村民重新凝聚在一起。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曾經指出宗教是一種集體表徵（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而宗教儀式會激發和維繫一個群體。群體的成員會因宗教儀式而凝聚起來，而且情緒亦因此之高漲，形成一種亢奮狀態（collective effervescence）。各成員以宗教的活動為中心，共享同一道德情感，成為一個道德社群。<sup>21</sup>

由此可見，宗教信仰的儀式能夠將鬆散的群體團結起來，喚起了集體的觀念，將個人附屬於群體之中。西國大王廟的孟蘭勝會就做到這一點。不少昔日的村民仍會因這個共同的宗教活動而重新回到薄扶林，他們都是自發性地籌組管理委員會和籌辦祭祀活動。由此可見，他們對「草寮村」抱有深厚的歸屬感。

涂爾幹亦曾經指出，宗教儀式所帶出的神聖與凡俗的分別，而圍繞著神聖事物所發展出來的宗教儀式會令到部落的成員分享同一種情感。這才是最重要的。<sup>22</sup> 在這方面，「草寮」舊村民的行為印證了涂爾幹的說法。所有來拜祭的善信，包括管理委員會的幾位成員，其實都不大瞭解西國大王的來源和傳說。他們依從長輩的傳統，年年拜祭。他們皆認為最重要的事情，是可以有一個機會重新把「草寮」的舊村民聚集起來，這個才是令他們年年回到薄扶林的主要原因。所以在孟蘭勝會當日除了祭祀外，他們亦聚集在一起談天說地。<sup>23</sup>

然而，從孟蘭勝會的儀式中，仍可以找到不少涂爾幹理論的局限性。首先，據莊先生指，以往孟蘭節時，會有約一百多人前來拜祭。然而就筆者觀察，在今年的節慶中只有約五十多位善信前來參拜，而且當中皆是以 60 歲以上的人士為主，只有三人是比較年輕的一代。從數字上可見這個以西國大王為中心的群體正在不斷萎縮。其中一個原因是舊村民的後代已漸漸失去「草寮」成員的身份。謝先生跟筆者說，年輕的一輩，由於不在「草寮」出生長大，已經甚少參與祭祀活動，現在參與祭祀的骨幹成員大都是在上世紀 40 和 50 年代，在「草寮」仍健在時出身的村民。

四十多年過去，孟蘭勝會的規模已大不如前，而且參與的人數亦已逐漸減少。不少「草寮」老一輩的村民已經去世，現在主要的參與者其實已是「草寮」第三代的村民。<sup>24</sup> 年輕的一代甚少參與節慶活動的事件上，可見他們已沒有了一種「草寮」村民的身份認同，他們不在「草寮」長大，沒有在這裡生活過，對「草寮」的認識只能從長輩中了解，加上他們對於慶典活動亦沒有興趣。<sup>25</sup> 可以推斷，隨著時間流逝，西國大王信仰作為集體表徵和村民的身份認同，會不斷地萎縮下去。

這個祭祀活動面對傳承的問題。西國大王管理委員會的三位幹事年紀都在 65 歲以上，主席莊先生更已達 73 歲之齡。然而，年輕一輩都沒有意欲參與委員會事務。當筆者問及現在參拜的老一輩善信和委員，會以甚麼方法去保留現在的傳統時，委員謝先生說會做到沒有能力做時才再作打算。另一方面，由於現在西國大王廟的土地不屬於西國大王

管理委員會，而只是向政府暫時借用，故此他們不能隨意作出改動。雖然委員會已於三年前向政府申請用地，但卻一直沒有得到答覆。沒有屬於自己的土地，他們就不能建廟發展。所以在沒有傳承和土地的情況下，這個擁有 115 年歷史的西國大王廟和孟蘭勝會可能就會在將來消失。

### 註釋

<sup>1</sup> 筆者以田野調查方法，透過觀察、訪問去蒐集資料。田野考察日期和地點為 2015 年 8 月 27 日，在薄扶林道西國大王廟。本文歷史部份的內容乃根據西國大王管理委員會的莊先生、謝先生、羅先生以及昔日「草寮」村民江先生、江太以口述方式所記錄，特此致謝。

<sup>2</sup> 丁新豹，〈薄扶林話舊〉，載明愛社區發展服務策劃，《薄扶林村：太平山下的歷史聚落》（香港：三聯書店，2012），頁 14-21。

<sup>3</sup> 「草寮」的村民是海陸豐人，而非鶴佬人。不過「草寮」以外的居民都以「鶴佬人」去稱呼「草寮」的村民，故此「草寮」又有「鶴佬寮」之稱，但事實上村裡都是海陸豐人。有關外人對「草寮」村民的誤稱可以參看潘樂敏，〈陳忠明：「同」樂「童」趣太古樓〉、溫國珩：〈陳詠梅：太古樓歲月忘憂〉，載夏其龍編，《內外縱橫太古樓：太古樓與薄扶林區歷史發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2），頁 38、47。

<sup>4</sup> 據幾位受訪者指，「草寮」跟薄扶林村亦頗有淵源。當時「草寮」村民全都到薄扶林村購買生活用的日用品。部份人更在薄扶林村成立一些小商店以維持生計。

<sup>5</sup> 受訪者江先生指在五、六十年代，他的父親一天的薪金大約是三元二毫港幣。當時在薄扶林村購買一公斤米的價錢約是三毫八仙到七毫八仙左右，由此可見當時「草寮」村民的生活都是比較貧窮。

<sup>6</sup> 據受訪者江先生指，很多村民小時候都會在村中的私塾中學習或到薄扶林太古樓的聖華學校讀書。當時「草寮」有一位來自台灣的老師，以每月二元五毫左右的學費教學。另外在太古樓亦

有學校。太古樓在今天的置富花園和薄扶林花園的位置。當時，天主教巴黎外方傳教會在薄扶林建立了納匝肋印書館，不少在印書館工作的工人都在太古洋行利牧園附近居住，故工人居住的地方就叫太古樓。聖華學校是巴黎外方傳教會在 1951 年興建，原意是為在太古樓居住的印書館員工子女提供教育機會，之後更對外開放。不少薄扶林的居民都把子女送到聖華學校讀書，包括昔日在「草寮」生活的村民。詳見夏其龍、溫國珩，〈論巴黎外方傳教會在薄扶林區的傳道及慈善工作〉，載明愛社區發展服務策劃，《薄扶林村：太平山下的歷史聚落》，頁 24-29。

<sup>7</sup> 受訪者江先生指「西國大王」是他的祖父從家鄉汕尾請來薄扶林的。

<sup>8</sup> 據記載在牛奶公司牧場發展的初期確實爆發過疫症。在 1896 年牧場的牛隻曾染上疫症而全部死亡。詳見丁新豹，〈薄扶林話舊〉，載明愛社區發展服務策劃，《薄扶林村：太平山下的歷史聚落》，頁 14-21。

<sup>9</sup> 村民習慣稱呼西國大王為「大王公」。到今天，昔日的村民以及他們的後代已不太了解西國大王原來的傳說故事。他們只知道他本身是一隻鬼，擁有管理其他鬼的能力，而且在潮州亦有相關的傳說。當初請西國大王到村裡來亦都是希望他能夠管理村四周的遊魂野鬼，以安定民心。

<sup>10</sup> 香港民俗學研究者周樹佳先生在《香港諸神：起源、廟宇與崇拜》一書中曾提及，除薄扶林外，愉景灣稔樹灣亦有西國大王神龕。他在書中更展示出薄扶林西國大王神龕的舊照。詳見周樹佳，《香港諸神：起源、廟宇與崇拜》（香港：中華書局，2009），頁 223。

<sup>11</sup> 根據莊先生所述，福德老爺何時被供奉到「草寮」村已無從稽考。不過莊先生指，以前曾在村裡流傳著有關福德老爺的故事。福德老爺以前是一名幫貴族打工的人，會保佑人家富貴，故此供奉福德老爺以祈求家家富貴。

<sup>12</sup> 根據莊先生所述，東山姑婆媽是他的母親於家鄉陸豐潭西公社東山村請過來的。相傳在村裡有一位女士常常會在祠堂幫忙照顧小孩子，並給他們吃糖果。後來她嫁到另一條村莊，不過

不喜歡新丈夫，想要逃婚。在逃跑的船上，本來平靜的海面突然遇到風暴。此時，她打開兩傘，並把兩傘倒轉成碗狀，自己站在傘裡，用手握著傘柄，乘風而去。之後一股龍捲風出現，把她吸走。從此人們便拜祭這位女士，取名東山姑婆媽，以保佑孩子。而莊先生的母親亦從家鄉把東山姑婆媽請到「草寮」村的宿舍以保佑孩子。

<sup>13</sup> 筆者見到在廟內張貼了一張告示，內容為「各位善信，請勿將神位供奉本廟中。」可見西國大王管理委員會拒絕供奉新的神祇，所以廟中的神祇都是昔日「草寮」村民所拜祭的，沒有其他新供奉的神祇。

<sup>14</sup> 本章節為筆者的田野考察內容。日期和時間為 2015 年 8 月 27 日，早上 7 時 30 分到下午 2 時 30 分。

<sup>15</sup> 據謝先生解釋，當初村民搬離「草寮」後，土地重新變成官地，村民名義上不可隨便在西國大王廟舉辦活動，故此一直收到地政署的警告說佔用了官地。直到十年前在地政署的壓力和建議下，莊先生和趙先生等人向警務處警察牌照課申請成為合法的非牟利組織，自此可以在西國大王廟舉辦祭典活動。

<sup>16</sup> 據趙先生指，每年在孟蘭勝會和尾牙聚會，「草寮」的舊村民，包括已移居海外者，都會出錢資助籌辦活動。故此，現在西國大王管理委員會已有一筆充足的資金，待地政署批地後，即作建廟之用。

<sup>17</sup> 委員會的衍生方法是各位古村民商討後共同推舉的，屬義務性質。現屆委員會只有三位成員，分別是主席莊先生、司庫謝先生和秘書羅先生。

<sup>18</sup> 據筆者統計，孟蘭勝會當日，由早上八時到下午二時為止，共有 54 位善信前來參拜。當中高峰期約在早上十時左右。

<sup>19</sup> 據委員謝先生指，整個廟宇的運作和各項活動的開支都是依賴善信的捐獻。西國大王委員會註冊成非牟利組織後，亦能向稅務局申請豁免繳稅（圖十六）。

<sup>20</sup> 莊先生說「我們這裡的村民很多都做到社會上有名望的人士。有醫生、警察、律師、消防署

長。他們久不久便會回來，大多在尾牙聚會時回來。」

<sup>21</sup> 涂爾幹著，芮傳明、趙學元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臺北：桂冠出版社，1994)，頁 44-49。

<sup>22</sup> 涂爾幹著，芮傳明、趙學元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頁 37-44。

<sup>23</sup> 據筆者觀察，當日有部份善信會留在西國大王廟一段時間，並且互相以海陸豐方言交談。可

見孟蘭勝會給予「草寮」的村民一個重聚、交流的機會。

<sup>24</sup> 由 1886 年建立「草寮」開始到今天，當日的海陸豐人已經繁衍到第四、第五代。

<sup>25</sup> 據筆者觀察，孟蘭勝會當日那三位比較年輕的善信都是陪同家人一同前來。當中一位年齡大約二十多歲的女士是陪同母親前來的。一位約高中生年紀的男生是陪同祖父一起來到拜祭。還有一位大約是十歲左右的男童，他是跟姨婆一同前來的。

## 活動消息

# 春季田野考察 2016 Spring Fieldtrip

2月27日 Feb 27 (Saturday) 9:00am - 12:00pm	西貢鹽田梓村文物與服務 Heritage and Service in Yimtintsai, Saikung 集合地點與時間 Meeting time and place: 8:45am Saikung waterfront near Tong Kee Restaurant
3月6日 March 6 (Sunday) 9:30am - 4:00pm	新界農村社區的轉變：新田與菜園村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in New Territories: Santin and Choi Yuen Tsuen 集合地點與時間 Meeting time & place: 9:15am Santin Village, Yuenlong
4月9至10日 April 9-10 (Sat-Sun) Whole day	南沙魚窩頭及東涌的社區與文物 Heritage and Local Community of Yu Wotou and Dongchong, Nansha 集合地點與時間 Meeting time & place: 9:00am Lok Ma Chou Railway Station
4月10日 April 10 (Sunday) 9:15am - 4:30pm	灣仔南亞裔宗教社群：印度教廟、錫克教廟、清真寺 South Asian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 Wanchai, Hong Kong: Hindu Temple, Sikh Temple, Islamic Mosque 集合地點與時間 Meeting time & place: 9:00am Hindu Temple, Happy Valley

### 報名及查詢 REGISTRATION & ENQUIRES

電話 2358 8939  
電郵 schina@ust.hk  
網頁 schina.ust.hk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主辦  
Organized by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讀者回條\*

\_\_\_\_更改地址

\_\_\_\_新訂戶

姓名 (Name) : \_\_\_\_\_ 先生 / 女士 (Mr / Ms.)

服務機構 (Institution) : \_\_\_\_\_

通訊地址 (Mailing Address) : \_\_\_\_\_

\_\_\_\_\_

電話 (Phone) : \_\_\_\_\_ 電子郵箱 (E-mail) : \_\_\_\_\_

\*上述資料只用作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通訊之用。

#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 徵稿啟事

- (一) 本刊由「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出版。
- (二) 本刊為季刊，每年出版四期。分別為一月十五日、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
- (三) 本刊接受有關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學術動態介紹，包括學術會議、研討會紀要；研究機構、資料中心介紹；田野考察報告及文獻資料介紹等。
- (四) 來稿必須為從未發表的文章。
- (五) 來稿中、英文不拘，字數原則上以不超過五千字為限。
- (六) 截稿日期為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和十月一日。
- (七) 本刊不設稿酬，來稿一經刊登，作者將獲贈該期十本。
- (八) 來稿可以原稿紙書寫，或以電腦文件方式寄本刊。
- (九) 來稿由本刊編輯委員會審閱。
- (十) 收稿地址：
  - (1)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黃永豪先生收  
電郵：schina@ust.hk
  - (2) 中國廣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轉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黃曉玲小姐收  
電郵：hshac@mail.sysu.edu.cn